蒲室集鈔

海
共四

静嘉堂書

八 波
1.021
2

共八四

秀枯木住四明大慈寺諸山疏　枯木不審師承故不得考之

大慈寺史弥遠於明州造寺

𦾔杭之大慈寀中禪師之風号大慈寺史衛王旧宅也大慈史弥遠所建明州志史弥遠嗣居相位二十七年封衛王明州人也物祐大慈建慈視殿氕序曰先衛王生平以觀音大士為依怙建寺嚴親曰大慈一山扁題皆取普門品大慈照枯木受業之寺欵氕語見其意　大慈無文印─堤咲翁行狀云衛王以大慈先美迫師東征隨其行者皆一時竜象師審法立度去浮務約束大智復作無以易之衛王薨于位師欵曰法舟沉溺吾亦從此逝矣菴居上栢云云　水拙曽稗予云此蒙頭恐蹉對耶但村蕃二翁不及此説

昔而翁却中峰之聘　壱震怒雷　而翁見史記項羽紀　中峰言中竺　礼為弊辞為聘　此氕十對才五才六連用過句　蒲芽講云此蒙頭不對而不可為法然述其意則不拘法至結句甚妙也　而翁史記項羽紀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　通鑑胡三省注　昔而翁幼聞諸水拙以此冒頭為蹉對然則而翁對師法中峰對叢林吾者才三藝苑雌黄云僧恵洪冷齋夜話載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多字當作親世俗傳寫之誤洪之意蓋以少對密以疎對親予作荊南教官与江朝宗匯者同僚偶論及此江云恵洪多妄語殊不曉古人詩格此一聯以密字對疎以多字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法也　句會蹉八跌也

使叢林知師法之尊　重增九鼎　華講凢住持領徒者使叢林知師法之尊是故壱震怒雷重增九

1021

鼎虽然今世妄庸雜進師法頗輕於是而翁却聘人皆羨之声名雷震叢林亦知
師法之尊爲之鼎重叢林重增九鼎也　上竿本注ナリ田氏云眞起訥出於圓通特召拙菴
於是隱皆是同意　九鼎尚書召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亦書曰桓二年左傳云
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云々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
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爲鼎故爲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
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々々用九万人則以爲其鼎有九但游
說之辞足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九洲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
是故兩解之　又秦本紀曰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正義曰禹貢金
九牧鑄鼎於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中
史記平原君傳毛遂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大呂周廟大鐘山谷詩能令漢家重九
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仁者ハ指ス柏木ノ師ヲ

宜乎仁者之有後　東坡三槐堂銘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字脫乎
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乎　村講云仁者指柏木之師也
柏木出世非天道無知也

孰謂天道而無知　鄧攸字伯道天道無知伯道無兒　天道操鄧攸字
伯道晉永嘉末石勒兵起攸挈家而逃以其弟早亡特
全其姪係其子於樹而去至于江東元帝以爲中庶子之々卒無嗣人義而哀之曰
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史臣曰弃子存姪以義斷恩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纏纏
其奔走豈慈父仁人所爲也勿謂天道無知乃有知也良史傳　天道無知或曰有二
義一曰而翁却中峯聘者仁者也天道無知乎一曰伯道無兒則天道似無知也而翁却

中峯聘則天道無知今得柏木以有後則天道亦有知生仁者之々後故曰孰謂
墮地　山谷四卷郝孰夫詠渥洼騏驎兒墮地志千里任斷匡匡傳云豫章行曰男
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此借用又山谷驥子墮地追風日未試千里誰它識　竜象
山谷十八詩人亡經禪房屋破竜象逗任斷匡知處今云竜象言其力大竜水行中力大
象陸行中力大維摩經云竜象蹴踏非驢所堪今以負荷大法者比之竜象傳燈錄
達磨傳云波羅提法中竜象或云竜二十部小乘指惡僧今用大乘　故家竜象叢
講云上句言自少有奔逸之氣下句言柏木出于名家代々爲竜象也
墮地幼謂八字稱承仁者天道之意而述之驊騮承天道竜象承仁者　則天如來普
照智講主住崇壽天台教寺山門氣當踵禮尊者鶡鵰化跡毋懷辨都師竜象故家

其墮地驊騮　故家竜象　東坡王大年哀詞驥墮地走虎生而斑驊騮下ノ注也

耿光瞭々　馬子才陳自然傳京亭云以胸中耿々之物立身也尚書無若汝始
瞭々厥攸灼叙弗其絕　耿光韻會杜林說光也　蕭講云馬子才所
謂胸中耿々胸中智光也柏木著花死中得活也耕用也此氣言柏木出世和氣藹然雲
岩回春如鄒子吹律溫氣生黍也　村講云耿光者春暖也　無盡巾中六雲屋部
塔銘無寸長処方丈耿光　宋鏡云焰々指此人道德光彩也

寒岩回柏木之春　會元二十家山菴上堂偏向柏木上稜花寒々岩中發燄
寒々岩在四明三岩之一也佛岩明岩寒岩是三岩也明
岩一作黃岩然柏木則用其字也　列向别葉蕙有谷寒々不生五谷鄒衍吹律而溫
氣至堪生黍　方千詠寒々岩四月始知春

処名乎

有陣堂々 抄云孫子傳毋懸正々之旗毋撃堂々之陣 遊云雖以敵堂々
之陣注堂々盛皃言以懐傷之兵不可敵我至盛之陣
有陣 蒲室賀慈化呈長老像云有陣堂々有量任之 橘洲印別峯住雪竇
兀如山岌々有陣堂々 蔵叟會光住東禅兀横栐莫々有陣堂々 南堂無言住
能仁江湖兀肆辯袞々若百川之赴滄溟有陣堂々如衆峯之繞天柱 有陣 蒲
講云上句言就之則和気回枯木春下句言望之凛然不可犯如天柱也 宗鏡曰
天柱在明州 謗言此人威儀屹然也 蒲講云天柱保障於東南 天柱村講
四明在南此人儼然不犯如陣堂々実天柱為東南障蔽也

天柱障東南之險 僧宗傳永明章習定天台天柱峰下此句之心僕
不取列子天柱折 手而支天下佛法難也 天柱取呉越春秋東柱不柱

久鎮横行於海上 開元善暹禅師後至雪竇々与語喜其超邁日日海上
横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叒之見含元鎮嶽
也鎮郷響亦通前天文志郷之應悳邑蜀与應之如影響 久響音与其勘弁諸方不若
皈来四明住持大慈枯木四明人欲村講云久響音言邑名歟 旧抄暹刘安招隠士
云王孫游兮王遊曰隠士避世在山隅也春中生萋々之王孫兮皈来注遊曰旋反旧
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遊曰誠多患害難隠処也 幻理刘安辞理出山中
皈旧邑也今所用反之引陶詩可也

不若皈来兮山中 陶詩皈来兮山中之 酒可熟

於是伐鼓考鐘 蒲并遊伐鼓困之振旅闐之 詩山有枢子有鐘鼓不
鼓不考 文選駿鐘鳴鼓村講云大衆伐鼓考鐘出迎函
明枯木本貫幸哉于以上塚

于以過家上塚 蒲来藝案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箋云猶言往以也 ○後漢岑
彭傳建武六年冬徴彭詣京師数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
還津郷有詔過家上塚 無文印艾矣之廬石屛書徽黄自九天飛下考鐘伐
鼓気焔高歴両竺

妙厳季子 四明大慈寺宋末史衛王無子祈于観音生史弥遠為第四番子也
後為宰相在朝寧宗理宗間在位二十七年以為大慈寺皆以観音
故立名其軒字妙厳其一也妙厳者弥遠祠堂所名妙厳季子而立位立寺寔起家
也此以祠堂名指弥遠曰妙厳季子 ○皇朝史越王浩無子詣鄮山観音祈求懇切特
多大士告曰汝不可無子今視世間無堪其福位者故未獲也今現有延慶講師者是
堪負荷者也年已八九十其有待乎遄了去矣越王覚乃往于延慶果見白髪老比丘
道業純熟者王就其左右者問其所好曰唯好菖蒲王皈家而後門戸庙于室中席
以菖蒲仍召講師々々至門見所席而不覚投宗王喜宗竊告曰可必為我子憚其
不肯諾今其語分焼講師蒙然答曰喏々終皈于延慶矣其夜王夫人寝而忽驚悸曰
講師来投我室也王咲密誘夫人而告其意矣夫人遂有孕乃産弥遠今大慈寺有史
丞相及弥遠庙蒲室妙厳季子丞相祠堂其之伊年本朝赤松子聴其言文毎日供僧
亦得其嗣続矣至今其裔未歇木杯翁南游日親至大慈寺見史丞相祠堂又
聞其言審矣 史浩相裕陵封越王弥遠嗣吾相位二十七年封衛王 勝覧才七

○夢岩十一面觀音点眼日現梁朝達磨則親傳佛心化妙嚴季子則遂答
文德 ○金宝集瓊蘊中住台州多福不起妙嚴下座即登多福道場
○如淨和尚天童語录有新起妙嚴慶懺陞座結座曰新起妙嚴誇弟一之者
都在屋函中 ○韋陀天神為南山宣律師説曰過去有王名莊嚴夫人名宝
應生三女長曰妙顏仲曰妙音季曰妙善大唐汝州香山觀音菩薩乃季女也妙善也
村云夢岩早霖集之外有系 宋續通鑑史弥遠以寧宗嘉定元年戊辰
為相至理宗紹定六年癸已几廿六年
宋元通鑑理宗紹定六年癸已以史弥遠為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
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弥遠尋卒于弥遠独相凡廿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内外
補陀洛迦山傳史衛王弥遠見茶樹上示一日蓋二十年相業之讖也
旧抄云法華妙莊嚴王品有佛名雲雷音宿王華智其國有王名妙莊嚴王其
夫人名曰淨德有二子一名淨藏二名淨眼是二子有大神力福恵智恵久修菩薩
所行之道云云尒時彼佛欲引導妙莊嚴王及愍念衆生故説是法華經特淨藏淨眼
二子至其母所願母往詣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我等當侍從云云母告之言汝父信受外
道云云於是二子念其父故踊在虚空高七多羅樹現種種神変云云令其父王心淨信解時父見
子神力如是心大歓喜得未曾有云云所以紗妙莊嚴王弟二之季子淨眼化其父詣佛所
之紗妙嚴季子起家也 幻謂此義不足云 ○史衛王名弥遠其父魏公浩孝宗朝
拜相封越王弥遠寧宗朝嗣居相位二十七年封衛王弥遠之子嵩之理宗朝
拜相三葉宰相並明州人物也史浩淳煕乙巳掛冠仮四明明年八十母兄及四才皆高年
繪為六老図 排春帖云一門三宰相四世八公卿 妙嚴季子村講云今不審

唯用椿庭話之妙嚴季子謂大慈本願檀那天上麒麟言名子柏木恐史氏欤
村云遺家宜為俗譜親戚燒香也忍見字勸住院也
水拙講云史弥遠為弟四子今為季子者伯仲叔季也史浩無子何故為弟四子蓋三子
夭折欤妙嚴季子草間翁仲唯一人変也并妙嚴指父史浩翁仲指弥遠天上其彝言
生前為兒特草間翁仲言没後祠堂裏嚴故一對不重複也
明州進士題名記史才字微宗朝史浩才之姪高宗朝史弥大浩之子孝宗朝史涓浩之才
同朝史弥遠浩之子同朝史弥忠浩之姪同朝史弥俞忠之弟同朝史弥謹浩之姪寧宗朝
春庭養生主論巻之一論孕育云大凡無犯幻絶不犯禁則胎気真純忽有異光入室
或有瑞気相憑而生聖賢君子是以古今史傳分明且以近代言之則五祖山誡唐本作械禪
師慕藏老泉而為東坡学士武夷冊士投真呉漆匠之家而産西山先生高道者受史衛
王之供而出嵩之丞相凡投胎奪舎之異常有神童茂英之士云云病源生論逆人
間塵子操之永正十一年甲戌末吾日本也此命所記与本林説異不知孰是又病源并
命乃養生并命也唐人以笔改作病源并命不審板作養生并命 妙嚴鏡曰以此二三
義判之孰是孰非天上其彝指柏木人材也或曰承羅源氏亦曰妙嚴季子起家云云今
柏木於而翁為季子以起家故有此句欤 水拙云妙嚴史浩廟名也
幻絶浩或弥遠廟名共不分明 水拙又云本朝赤松每朝斎備者十八人也 翁仲分ち云く
江湖紀聞曰史浩嘗小邑尉特邑有狂道士見之曰五十二也之可作宰相又曰可惜史拜相
德其言指至頭聞可惜之説道士曰特史有二子曰無壽見夫人曰不宜子就令物色宜子者半
年許知明州得殍死者之妻生子即衛王弥遠也道士又語乳母曰此数十年宰相大勝而父果然
華愚絶自上塚至大多感旧之語故按莫与庶两字前句結函後句生吉西六庶并置甚妙

芽八字称以下四言之句為上三對不可為法也 柏木東面有對以其意為對耳
葉講云上句言出世説法應為弥遠破無明暗如之大衆亦願沾法味療愶群情
村講云大夢死也結上句尉群情系下句也 鏡曰夐出世説法可警弥遠百
年之大夢並則群情以茲行為慰悪或云大夢未必指弥遠言群生受百年之
假宅皆大夢也夐一語警我輩已死者夢醒也 幻住恐非歟村第二解可也
大慈史丞相創之請堪咲翁為開山索殿額丞相遺之得畢又乞如此数回丞相疑
之曰我所奉額豈不足布殿中哉親行見之則自方丈至七堂及兩廊皆布之山門
些不足耳丞相之喜奉焉木杯観見其額方一尺餘其色如琉璃耳

相傳天上麒麟 南史徐陵年数歳之沙門宝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丞相祠堂 杜詩丞相祠堂何処尋

忍見草間翁仲 木杯翁曰史衛主在寺如竜山有萬山廣入寺者便詣焉
魏志明帝景初元年鑄銅人二列司馬門外号翁仲
水經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将乱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
注曰鄗南千秋亭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山谷詩右楕守翁
仲 ○橘洲記中間翁仲涕泗滂 山谷詩注引魏志之此引用言塚間石人也柳
子厚記翁仲遺塵草樹平 鄗或作郭非歟

夐一語以警大夢 抄云大夢史弥遠大夢沙霖曰柏木有宝集之
或云柏木軒号大夢

庶茲行式尉群情

辯河瀾翻 若決懸水千尺 荘子達生孔子観於呂梁懸水三十
仞流沫四十里之

慈雲天覆 何止廣廈万間 慈雲大慈方丈額曰慈雲堂 杜詩
茅屋為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万
間大庇天下寒之士倶歡顔 礼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文選檄蜀文今国朝
隆天覆之恩注天覆和如天之覆猶也 葉講云上句言辯才下句言慈蔭師有
此恵故之

大盤頽綱 范曄谷梁傳集解序捄頽綱以継三五 選薛雲記大将軍宴
會被命作記頽綱咸振品物咸秩 序也
文選二十注善曰説文曰振挙也良曰振整也言頽落綱紀咸整品物皆有次序
葉講云相越咸作中間翁仲紀綱頽廢庶幾出世整頓頽綱並則諸山亦發力也

交修隣好

布古鏡住象山太平寺行院疏

布古鏡 撰

象山太平寺在浙東明州之六縣一也有象山以形得名 此乃半律半草
芽講云村云石渓古林等以唐音讀之以稔其名古鏡未詳師承旧以唐音呼之

非歟宜如常呼之或云象山在江西路信州古抄引明州非未有房山之語私曰

况且象山太平寺別此句不審信州非存古鏡在房山開先爲首座故下有銀河房山之句須見

跋虞集許張三公墨蹟曰蓋趙僊天鑑上座之法屬古鏡上人之所藏也初上坐游

江西謁故内翰虞公于臨川山中得絶句三首其三首則奉前竜翔住持訢公上座侍見

請和又得三首以是見之古鏡居房山可知右一本有之勿侍雪樵講樵亦云尓然不足爲證

人之貴在聞道　三教之人皆是

聞道在明性而佛之言性大而要故学佛之徒　爲聞道而明性故

蓄千海内大方居衆常千百人而難於擇師吾以三名

定公選　吾者行院之吾也大由曰三名者序擧尚歯才惪也　蕃　村

菓講云三教明性各有淺深唯吾佛言性最大而要也大則不要之則不大今兼全

矣　太朱子序輯曰性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

此始　防奸弊也　韻書弊悪也蔽同

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注蓋健順五常之惪理之性也又在

吾佛者云永嘉證道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双忘性

即真是故圭堂曰若行宗門正令則大梅只管即心是佛之語未爲了當侍

僧云又道非心非佛但和尚一喝驟歩入方丈管教馬祖大咲去若然者梅子落地矣

説甚熟乎未熟

程子曰循性者牛則爲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馬則爲馬之性又不爲牛底性　性字脱乎

行之期年似有成効比諸山舉至古鏡存公詢之輿論允

謂得人妙用無方流傳有自　有自鏡　風生玉麈放揚

少室真機　推雲云談咲之間不忘祖道也抄云古鏡在房山東林寺爲藏主

秉拂故云　村講云輿論爲得人文行院自謂得人

菓講云期年一回也似有成効乃称得人　村講云人之貴至成効總命也　莊子

期年不得魚　韻會曰碁注周年匝四時也晦菴朱子曰周匝之義或作朞唐明

皇諱隆基改期年爲周年亦作祺

妙用村云六字称也以下述其人之由無方者赴来梲

詩雲開瀑影千門掛雨過玄黄十里鋪　允謂得人菓講云村云得人以下恐有

闕文耶不然必有共惟如古鏡存公禪師之類也允称得人之後有六字称文不連屬村

義尤可也　妙用菓講云大書忠義堂云立談須歎播揚少林宗旨也此義恐非是欲古

鏡説法吐出達磨骨髓也古鏡未知師承古抄東林藏主秉拂之説不足取之

雪樵講云日本之疏甲刹以書平日秉拂歴位之叓十刹以下不書之但以秉拂

得名則十刹亦書之歟

影落銀河　此一行大字二可書

影落　村講云影乃房山影銀河乃瀑布也

茅講云面目表指廬山裏指這个　茅講云影即銀河也　樵講云玉塵風銀河
影也古鏡南康人也故用廬山亦又象山太平有瀑布即是廬山銀河影也廬山瀑布
影落于象山欲重表言古鏡影迹如瀑布清也　幻伊諸説皆非耶影即廬山影落瀑是

親見廬山面目　坡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茲辱出世所頼提綱九鼎而懸一絲凛乎重寄　凛懍通危也懼也

朽索之馭六馬愼尓脩途　尓由　抄云書五子之歌太康失邦昆弟　太康ハ夏禹孫ヤ

以送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云〻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
敬也注朽索言危懼甚　茲辱村旧講茲辱以下至脩途為一段請法也茅
講并村午不分段　朽索　尚書孔傳十万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
索馭六馬言危懼甚　平式曰我臨兆民〻〻土常畏人恐懍〻乎危懼若腐索〻
馭六馬索絶則馬逸言危懼〻甚人〻可畏如是　九鼎　村講云朽音与九同故以
朽索對九鼎此義大非也不對亦無害　茅講云此一對語似重複子細可分踈上
句言古鏡门緒墜零〻若無斯人恐断絶乎実九鼎一絲也其任重矣下句言未
世学者放逸如不繋〻馬馭〻難矣況今初歩也專用五子之歌〻意也
雪樵講云愼尓太白讀尓字為其字者不与乃宗〻乃不重復也　期昌茅講云行
院期遠大也

期昌乃宗勿負所望　乃宗者自行院所云也

蘭首座住祇園寺杭諸山䟽　此䟽七對只説華嚴宗耳

叢林秋晩　方嗟祇樹凋零　茅叢林指禪教律教苑独系華嚴宗

教苑春生　誰識穠華富貴　宋王日休淨土文江南后主見花山
經知佛富貴因叓華嚴遂至
亡国　○普賢經佛告阿難普賢菩薩乃生東方淨妙国土其国土相雜華中
廣分別我今於此經畧而解説　○觀佛三昧經我初成道於摩訶陀国寂滅
道場為普賢等諸大菩薩於雜華經已廣分別　○華嚴經如来無量功德
故是名無拓雜華門
叢林　茅講云維特當秋晩耶又無非秋唯言凋零亦無害禪教律叢林既秋也
就中祇園凋零不可言辱言祇園又祇樹唯言三宗叢林也方字ハミサカリノ義
也矣是蘭公出世華嚴勃興教苑回春也　盡説〻盡字挙世美咲也蘭公面
前餘子不足数故得斯人則教苑回春也諸師叢林秋晩為矣蘭公辯折〻
可知辱耳一對下四字為八字称結句用〻奇哉　木拙云上有秀字則餘子
指禪教律三宗〻〻皆曰蘭公气空餘子諸子指華嚴一宗也
叢林　幻謂既曰祇園則祇樹豈不指祇園哉此年住祇園者恐非其人耶天下叢
林秋云莫〻矣就中祇園凋零今得蘭公再回春色雜華富貴人皆拭目若復蘭
公不出豈已知此宗〻威哉餘子諸師指三宗歷知識諸師為其上者餘子為其
下者也蘭公空〻折〻結搭結手或云祇園凋零久矣以故今無回春識雜華富

貴者甚少矣
〇華蔵者佛成道朝同居土影蓮華世界華蔵佛土清浄欲徹妙荘厳説頓極法門
世主妙厳品序分而如来現相品以下正宗分而入法界品流通分也以毘盧遮那為根
本智体文殊為妙恵普賢為万行々恵牙参理事相徹則無依無修而佛果成矣
故斂之後佛弥勒十信以色為国者未离乎色塵也十住以花為国者理事開敷也
十行以東為国者定恵円明也十回向以妙為国者妙自在也種々名号者智佇之
異名也大悲廣瑚弾之海除熱清涼謂之月普雨法而包含万象弾之蔵固
果因特処世不染弾之蓮華云々
〇圭堂曰華厳為大蔵才一如六経之周易也非上根大器不能読 〇十梵行才二会
於普光明殿文殊説之十住者於忉利天法恵説之十行於夜摩天功徳林説之十回
向於兜率天金剛蔵説之入法界品於逝多林普賢等説之

盡説気空餘子 餘子指禅教律之三宗也

願聞辨析諸師 荊村曰此次句出于意外而次得矣

〇気空抄後漢文苑傳上祢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尚気剛傲唯喜孔融及楊脩
常称曰大児孔文挙小児楊徳祖餘子碌々莫足数也坡詩気呑餘子無全目
律合北史長孫紹遠字師少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黄鐘不調毎恨之
甞経韓史君佛堂聞浮図三層上鐸鳴其声雅合調因取而配奏方克諧
村講云黄鐘白雪八字言声明也 鏡曰其身所履践律合黄鐘其詞唱
高和寡如白雪也律者詞語律欲戒検律欲 幻謂村義可也下句又理蘭公説法
理無碍 幻理世曰理無碍法界事無碍法界則非也有理無事有事無理則豈有
无碍義哉故四法界曰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々無碍法界蘭室
所理理无碍即理事无碍法界事无碍即事々无碍法界也立処全真言建
立衆生建立諸法之処全是真際也上所謂理即事々即理也心亦如一言心
即理境即事蘭公日用三昧心境共空也 幻又理理無碍即理法界然而理不
碍事表理裏事也事無碍即事法界然而事不碍理表事裏理也

其 律合黄鐘 礼月令律中黄鐘之宮注黄鐘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

唱高白雪 生五声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気至則黄鐘宮應
宋玉対楚襄王云客有歌郢中者其為陽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而已

理無碍事無碍 見于如一渓元之注

立処全真 肇法師不真空論曰故経云甚奇世尊不動真際為諸法立処
非離真而立処立処即真也元康疏云非離真而立処立処下非是離
真際別建立衆生於真際即明衆生是真際故云立処即真也

心亦如境亦如 華厳経心境一如長水云如来蔵心体性不動曰如又一切諸法本无生滅
皆如来蔵故名曰如 會元才三龐蘊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実亦无虚

現行三昧

彈指開毘盧樓閣 善財童子參五十三善知識末後到弥勒閣前
一見樓門閉暫斂念云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
我得入尋時弥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閣門開善財得入閣門便閉見
百千万億樓閣每一々樓閣内有一弥勒領諸眷屬并有一善財而前立念之
分身見帝網山河 華嚴疏云帝釋殿網貫天珠成以一天珠當心次以其次大
珠毋貫穿匝繞如是展轉匝繞經百千匝若上下四面四角
々行位相當一明珠内百像倶現珠々皆尓此珠明徹互相影現影復現影而無窮盡
華講云彈指開毘盧樓閣則諸佛世界々々衆生世界山河大地一切世界無量等圍萬如
帝釋殿珠網現山河影百千万億樓閣一々樓閣中有一弥勒者分身也然則塵々剎
々起居動靜開堂說法也何必別開堂哉雖然只今特地開堂者為度群生也村講云
特地ハワサト也又云彈指蘭若入寺彈指豁開山門也上句現行三昧也自利也下句化他
也以理言之塵々毘盧樓閣日々開堂說法何必特地開堂哉以支言之只今開
堂度生出世 幻謂舍見第二載善財之支取華嚴大意耳樓閣門即毘盧遮那
莊嚴藏也 華嚴合論百十五入法界品三十九之二十八經尓時善財漸次南行至妙
意華門城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子云々時童子童女告善財言善男子我
等證得菩薩解脫名為幻住云々論此南方有城名妙意華門者妙智行華悉圓滿故表十
一地十法滿也彼有童子名曰德生彼有童女名曰有德此名智悲行齊均無前却故
童子童女者明智悲齊滿雖処世間無五欲想以居幻住故
合論一百十六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二十九從此十一地已後會慈氏一生所得佛果門云々經善
男子於此南方有国土名為海岸有園名大莊嚴其中有廣大樓閣名毘盧遮那莊嚴

藏從菩薩善根果報生從菩薩念力願力自在力神通力生云々菩薩以大悲心為諸衆生現如
是境界集如是莊嚴弥勒菩薩摩訶薩安処其中云々論名為海岸者云入佛智海臨
生死海故以此国臨海而居故有園林名大莊嚴者約菩薩所居以生死為園方行為
林莊嚴自智智慧佛果已滿足名大莊嚴其中有一廣大樓閣名毘盧遮那莊嚴者明
根本智差別智総作報生以立名故毘盧云種々光明云遍照以差別智為種々光
明以根本智為遍照此二智約用成名其体用一也云々如善財童子入此樓閣中見淨
世界大千世界小千世界乃至地獄畜生餓鬼所住乃至十方世界有佛世界無佛世界
菩薩衆會種々等者支咸在其中云々經善財童子云々於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
閣前五体投地暫時斂念思惟觀察以深信解大願力故入遍一切処智慧身平
等門普現其身在於一切如來前一切菩薩前一切善知識前云々一切塔廟辟支
佛及其塔廟前云々一切十方衆生前皆如上說尊重礼讚未來際無有休
息云々論五体投地暫時斂念思惟獲益無量
彈指華嚴合論一百十七入法界品第三十七之三十 經尓時善財童子以如是等一切
菩薩無量稱揚讚嘆法而讚毘盧遮那莊嚴藏大樓閣中諸菩薩已曲躬合掌恭敬頂
礼一心願見弥勒菩薩親近供養乃見弥勒菩薩從別処來云々向莊嚴藏大樓觀所
善財見已歡喜踊躍五体投地特弥勒菩薩觀察善財指示大衆歎其功德而說頌云々
弥勒菩薩摩訶薩在大衆會前稱讚善財大功德藏善財聞已踊躍云々論弥勒從外
而來云々此明菩薩常以不居自報隨俗攝生云々經善財云々童白弥勒言大聖我已先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我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行云何修菩薩道大聖一切如來授尊者
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々合論一百十八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十一 經汝可此毘盧遮
弥勒所說汝指善財

那莊嚴大楼閣中周遍觀察則已了知学菩薩行学已成就無量功德經尒時善財童子恭敬右遶弥勒菩薩摩訶薩已而白之言唯願大聖開楼閣門令其得入時弥勒菩薩前詣楼閣弾指出声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心喜入已還閉見其楼閣廣博無量同於虚空々々尒時善財童子見毘盧遮那莊厳蔵楼閣如是種々不可思議自在境界生大歡喜踊躍無量身心柔軟々々合論一百十九入法界品第三十九之三十二經尒時善財自見其身在彼一切諸如来所亦見於彼衆會一切佛境憶持不忘通達無㝵復聞一切諸楼閣内宝網鈴鐸及諸樂器皆悉演暢不可思議微妙法音説種々法々々尒時弥勒即攝神力入楼閣中弾指作声告善財言善男子起法性如是此是菩薩知諸法智因縁聚集所現之相如是自相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尒時善財聞弾指声従三昧起弥勒告言依住菩薩不可思議自在解脱受諸菩薩三昧喜樂々々善財此解脱門其名何等弥勒告言善男子此解脱門名入三世一切境界不忘念智莊厳蔵々々論善財入慈氏楼閣觀果知因三世所行境界同矣摠別一多無㝵自在同時圓満分於此際中慈氏菩薩弾指出声其門即開者明是震動啓發之義弾指是去塵之義塵亡執去法門自開善財入已其門還閉者以迷亡智現名之為閉智无内外中間無出無入无迷无語名為還閉見其楼閣廣博無量同於虚空者智境界也

△華嚴蓮華蔵世界品其説十方世界々々数不啻如細雨密霧非世俗所堪聞故毀而不録今独命其理曰真空妙果現々々大佛世界山河大地現々々衆生世界一処而境各異相依而理不同蓮華玉浄而出穢泥故十方世界現々々蓮華蔵者浄穢等持々々義此皆毘盧大佛於空洞妙混々々先為万化々々根大造々々母開明三景化生諸天其下以無尽大風輪持大悲水出生圓融方境無尽一切世界如天帝網分布而住

通論第三々文道傳及竺潛辞闕有詔道徒講法於禁中一特名士殿告却起孫綽相表表王敬任何充王坦之袁彦伯並与結方外交　所交方外旧点所交方外之朴新点幻理旧点可也　徳雲　華嚴文殊師利告善財南行向勝樂國登妙高山於其山上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觀察求覓渇仰欲見徳雲比丘經于七日見彼比丘在別峯山上々々見六十二

△華嚴經曰尒時文殊師利童子出至福城東際有善財童子来欲礼其足文殊告言若欲成就一切智々應決定求真善知識此有比丘名曰徳雲汝可往問云何於普賢行疾得圓満善財到廣大楼閣前見弥勒菩薩住別如云天賛言此長者子先受文殊教展轉南行經遊一百一十善知識已然後来至我所汝可入此毘盧遮那大楼閣中即弾指出声其門即開命善財入善財入已弥勒言汝當往詣文殊所而問之云何入普賢行門尒時善財經過一百一十餘城已欲觀文殊特文殊遥申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摩訶善財頂宣説示教令入普賢行道場文殊還攝不現善財即於毘盧遮那如来師子座前一々毛孔悉有三千大千世界

只今特地開堂

曲為群生出世

抄云開堂及試經院之儀式毎歳誕節如試新経上進祝一人之壽前兩日二府皆集以視翻經之開堂前一月試經使閏大官文集以進新經經開堂令宗門命長老住持演法之初經之開堂者經演佛祖法眼蔵上祝天筭又以為四海生霊之福是亦經之開堂也

○入院開堂宋南渡以前如揚岐會受雲蓋請於興化寺開堂雲峯悦赴翠岩命在上藍開堂等是也若大恵赴住山至臨安開堂於明慶寺則無南渡後狩

在別寺開堂其合為一盖大恵以後義也校定清規説宣疏云或開堂祝聖則官員
自度気并後指法座先拈香祝聖如奉軍下受請係朝廷官請就某寺祝開堂
費用係官支故例郡效此或就例衛或請城寺或就本寺皆自度気今〻入院
冒開堂非也

支遁所交方外　負笈以從　抄云釈支遁字道林幼有神理聡明秀徹
為時所重晩年入會稽剡山於洲小嶺買山為嘉遁之郷又常年入山陰講維摩経
許詢為都講云云袁花
〇支遁在會稽所交遊皆方外之勝士也殷浩郗超孫綽桓彦王敬仁何充王坦之許
詢袁彦伯也天下想見標致也言雖俗士而未赴也　〇負笈見上湛堂住上竺気注史藏
秦後漢李固玄文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戸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与友云云
子桑戸死果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言又孟子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云云孔子曰
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疏方區域也

徳雲不下妙高　別峰相見　華厳善財童子漸次南行向勝楽国登妙高峯於其山上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観察
求不見渇仰欲見徳雲比丘経于七日見彼比丘在別山上徐歩而行見已往詣頂
礼其足教中説妙峯孤頂徳雲比丘従来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逢一日却在別
峯相見及乎見了却与他説一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恵光明普見法門華厳六十二
清涼気圭云忘所住位方為得旨
樹講云別峯相見諸山用之　華厳後講云蘭公不下祇園諸山長老日々相見

盖無辺刹界自他不隔毫端者也
金室性原住是隠気恵雲不下妙高豈無方便永明升住是隠亦徇時縁
華初講云不下妙高言蘭公初不出世別峯相見言今住祇園也　華厳合論
九十入法界品經観察善財以何因縁而有其名知是童子初入胎特於其宅内自然
而出七宝楼閣其閣下有七伏蔵於其蔵上地自開裂生七宝牙所謂金銀瑠璃
頗梨真珠硨磲碼碯善財童子処胎十月然後誕生形体肢分端正具足之一切
庫蔵悉令充満以此故父母親属及善相師共呼此児名曰善財云云善男子於此南
方有一国土名為勝楽其国有山名曰妙峯云云論一百一十城之法門者以五位中有五
十ケ所修之因果即如前十住中十ケ恵菩薩是即十ケ佛果同号為月者是如是
十行中十林菩薩十眼佛等十回向中十幢菩薩十妙佛等如是十地十一地皆依此十回向
中菩薩因果如是五位五十重因果上各具進修因果分為一百不離根本三世諸佛
恒常法界体十波羅密為一百一十　幻謂五位者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也五十
三人成一百十十重之因果門故明於法界体中安立文殊為法身佛根本智普賢
為差別智弥勒佛是此文殊普賢理中無作之果還如前以法界体中以一波羅
密以此三法成一法界体用自在無碍之門遍与五位中五十ケ菩薩以為因果還如前以法
界体中十波羅蜜為所乗之行随其勝進中五位上五十重波羅蜜皆有因果如
是五十善知識中一中有五十中有百遍法界中本常行十波羅蜜為一百一十文
殊普賢弥勒佛果此三法但為一法界無功果中大用自在門云云問曰何故在此取
弥勒為佛果何不取毘盧遮那如来以為佛果答曰明毘盧遮那是已成之果弥勒
是當来之佛果明如今毘盧遮那佛所初發菩薩心一念成當来弥勒　卜佛果契會

會相應故同於弥勒楼閣之內會三世時劫日月総一時故明以根本智即之三世合今無前後故云云　一示善知識所居之方面者何故令住南方以明記方隅而表法以南為正為離為明以離中虚以中虚故離為明為日為九天在身為頭為目為心之達虚無智日自明故取之像表其道也是故経云明煉十方一切儀式主方神方者法也但取其法大象無方如日行於天明罪於地智行於空明罪於万物無不知無不明取之一法十方俱無　二示善知識所居国土者南方有国名為勝樂者為明理智虚無能浄煩悩名為勝樂　三示善知識住処其国有山名曰妙峯者無念情禅名之為山心空智現名之為妙理浄智明恵已破惑名之為峯以艮為山為止為童蒙為小男為門闕以止為初明以三陽交生之始為正月一下止則正字也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正月三陽生故取之為正月故三陽生故以三為止又三陽生処火生於寅以火為日星於寅以星於寅是明初生処故名為童蒙小男位故取之以像表之以法以文殊師利居東北方清涼山者取摩竭国菩提場是東北方此山是南閻浮洲菩提場之東北是闍提衆山之王以艮為山王故一方并於中止住是文殊師利主伴万行圓満之侶也故以文殊主法身根本智之妙恵為一切諸佛啓蒙之師即有一切処云云　四示善知識約直悪立名為直悪雲者以直悪雲已而法羅潤衆生令得清涼之義比丘者此云滅諍以滅有先是非煩悩之諍故云滅諍云以此直悪雲居山之頂取像表法明此位従信心凡夫創始以三昧加行啓蒙入聖位中十住之首至法頂故与先相妙智恵會処号為妙峯以妙智恵已説教処聞益含生号名直悪雲云云　合合九十二人法界品初三至処未不見直悪雲比丘者明至勝楽国妙峯山表無染寂静為勝楽身心不動如山是習定云云　四未経七日者明七覚分推求

勝進除沈掉心也処定曰沈出定曰掉去此二障　五見比丘在別山上徐歩経行者表同其定体已登山頂義也明初居定体於有定心以七覚支分推求正覚法身本無定乱体故初心有禅可定故云遥見直悪雲住居別山頂也徐歩者不居乱体也経行者表不住浄心也定乱両亡方明契會云云

圓方外住義與善權（権不清）杭諸山疏

閣中為人所先行院改正再住七云　隆教方外諱行圓嗣天童一環

溪々嗣径山範無準　義與在常州即宜興縣也

圓方外　兼旧講方外後講方外方圓義欲旧点可也　幻住圓方外嗣一環溪續傳燈才五日录環溪法嗣載所天雪鏡禅師以下五人皆無傳日本西山宗派図環溪下載建長鏡堂覺圓隆教方外行圓二人續傳燈載曇希叟法嗣四人皆無傳圓方外其一也希叟嗣無準　永拙翁竜語录云東孫与鏡堂状云環溪才子四十餘人今所存者十一人也其中無方外名不審

三体詩宿荊溪館呈丘義與與題注常州義與今宜興縣太宗旧諱改義曰宜題下注曰再住者兼云実非再住也初無闍中善権之命人奪之行院改正今始住之々

此玩九對常可用此法

同心以濟　易略例曰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注同在一舟而俱附於彼岸胡越雖殊其心皆同　抖集云首座住妙智諸山疏伯吹塤仲吹篪同心以濟南有箕北有斗矯首相望　翰墨全書己集一宰相部知縣長於靳玄將善謀二人深相知故同心協謀以佐佑帝　幻住大傳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

理必須而人從　博物志合浦人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珠徙去及孟嘗行化一年去珠復還　左傳序怡然理順　尚書人從

去物復還

叓有難而天幸 山谷詩叓有至難天幸尓史漢武紀霍去病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 荘子漁父篇若天幸然

信行止係於定数 荘子異宝章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注尼止也

文選梁倖有定数

而得失出乎無心 行止結同心得失結去物或云行止得失双結一對也 東帝赤水得珠出於無心 无此故改得失

其

介石匪移 抄云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所守之節介然堅不移皃

懷瑾弗售 楚辞九章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詩曰賈用不售 屈原傳懷沙 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

出乎無心故也又韻惠

嘗畢游於方外 或抄云回國方外之名有此語言徧参諸方也 介石ヿ者行止係於定数故也又一節ヿ不移懷瑾ヿ者得失

況妙叶於機先 況妙言妙語也鑒在机先 妙叶人天眼目汾陽五位捴頌 正中妙叶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職

扶驪竜而得珠

非遭其睡 或曰驪竜白額藏主杵緣用之言 藏裏珠睡虎杵也 ○扶驪竜見荘

子列禦寇篇 列禦寇篇荘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於淵得於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竜頷下子已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竜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林注緯織也蕭芦也子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為貨也取石鍛之悪其珠而毀之也

射白額而没羽

所貴不疑 美與乃周処殺虎也當刈陽美汶荊溪也勝覧見四荊溪在宜興南二十歩

史記李廣傳云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徐廣曰一作没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寝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也

晋史周処陽羨人也智力絶人雖情肆慾州曲患之自知為人所悪乃慨然有改励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歳豊何苦而不為楽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楽之有処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処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刺虎投水斬蛟而反郷里相慶 村講云扶驪竜射白額言大徹或一對言藏主机緣欲在藏主秉拂手叉驪竜白額陽羨三害其二也以竜換蛟実一也没羽 村叢 没羽

与其道播江湖

孰若化行閭里 美哉與善権豈方外之閭里乎

傳付法藏 旧本此句顛倒 傳灯录第三卷僧璨大師章末有元魏沙門曇曜作付法藏傳此言佛法次第傳授也

唐本如此

○付法藏經云佛滅度後所有法藏悉付迦葉後時結集三藏竟至雞足山入般涅槃　法苑珠林巻第三十羅漢部第六依付法藏傳佛以正法付大迦葉

私講云貝拘竜射府居𢮦嶽江湖不若出世閣中善權也傳付急須出世傳法藏提綱宗也　童來全室明性源住宣州護国元童來何晩春杜牧尚念昔將得位非榮比梅嶺可依先隱

提振綱宗

三生善巻山中　童來何晩　祖庭事苑第四善巻善或作單

善巻古高士也舜以天下讓善巻不受去而入深山不知其処權与巻音同

○木杯云善權別院有法藏寺法堂曰三生堂○禪林類聚三塔廟部越州雲門峯彦与檀越許詢同造大塔二所詢亡彦壽可百二十餘歳於待得詢後身為岳陽王來撫越州入寺訪彦彦乃召曰許彦度來何莫昔日浮圖尚如故

勝覧三十常德府武陵縣在一十五里枉山之上有善巻壇按南華真經云舜以天下遜於善巻善巻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遂不受而去古伝善巻隱此山後人為之立觀　韻會權字々母下有巻字音通欤

一舸洞庭波上　願見無由

一舸鴟夷去　楚辞九歌洞庭波兮木葉下

抄云種州乎江府太湖震沢一名洞庭非鄂州之洞庭杜牧詩一舸逐鴟夷故語他

私講云本是三生必在善權今日出世何晩今駕一舸辞杭經洞庭赴常州諸宗得相從而去遺憾深矣葉又云童來言再住或云非真與拜住唯以三生字言之耶

紉案史記悼惠王世家魏勃及少時云云願見相君無因云云

雪樵講云三生字与尚吞訖彷彿三生杜牧之意相對相類一舸言之外棹一舸過洞庭來于杭者諸山所期也然未其无由幻謂葉義可也

可中之額也

明月一方　方丈額曰可中　○劉禹錫詩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座寂寥塵漠々之一方明月可中庭　探九閣日南遊之所親見

同風千里　會元七玄沙傳云師一日遣僧書上雪峯之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

同凡　私書傳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同絡軍傳今天下為一万里同風

全室性原住吳隱京刹諸山亮如未禅祖師禪真風再扇我北海君南海明月一方　茅村云見无由則開明月於一方　村講云善權接生公說法之地乎　備宗傳廿一楊本年同蒸明日對面不相識千里同風

演福首座凱南叟住車塘廣福教寺之諸山疏　天台宗教僧也

演福在杭州即南竺山也五竺之一也　南叟天台宗也　○杭州之諸山疏此疏八對皆用四字六字之語每必台宗況嗣大川者惟東叟也　或以南叟為南大川法嗣大非也南叟為

明珠歷掌　趙州示衆云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會元四

照無遯形 樂天八漸偈照破万物々元遯形 東坡次韵僧見贈詩道人胸中水
鏡清万象起滅无逃形

洪鐘在縣

扣斯善應 礼記樂記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
則大鳴 幻謂明珠言知識驗学者洪鐘言学者扣知識
明珠在掌胡漢不遯形譬言知識照破学者心肝洪鐘在簴叩之善鳴譬言知識無大
無小的赴来机 祖英集洪鐘在簴扣斯應

惟茲一代時教 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云對一説 教者聖人被下
之言

咸觀四衆機宜 机者可發為義 一代時教結洪鐘四衆机宜結明珠
幻謂一代時教四衆机宜双結一對也 村講亦然

所貴為人

是名出世

其

行方而粹

貌齊而腴

茅村曰粹者心之粹肥者道之肥也無心道二字而妙也 村講云行ハカドシタシサス也心ハ
純粹也粹ハミシミシトシタ也韻會粹不雜也易純粹積也又純也山谷詩天球不琢中粹温

語非教黙非禪 語黙不及

止即是觀即惠 止觀兼資 此天台宗故用止觀 起信論云所言止者謂
止一切境界相隨順奢摩他觀義故所言
觀者謂分別因縁生滅相隨順毘鉢舎那觀義也多云惠若有定惠不在定若有惠定不
愚恍而定久其惠生矣奢摩他此云止々於真諦毘婆舎那此云觀名正見 是名為
惠 ○賽句灌頂章安堪並止觀玉泉 幻謂此注可捧腹

當如跡混泥塗 杜甫贈韋左丞丈濟詩甲子混泥塗

何得目視霄漢 南岳惠思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
漢作甚广師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何処更有衆生可教化
得村 左氏襄三十年傳絳縣人或年長矣无子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
任君之大事以晋国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
茅講云跡混泥塗是請法句也出世如混泥塗則吾所希也宜忍辱勿謟南岳目
視雲霄南岳乃南叟祖也

南竺山中風致 与子難忘 子者自諸山指南叟 唐崔遠凡致整峻

丈容洲上因縁 待人重挙 人者亦指南叟 統紀諸師列傳第四擇鄰扶
太白点 法師傳注車溪壽聖院元祐二年初建請師

開山高宗朝改廣福

○芙蓉洲在東塘上、又名車溪開山㧞卿法師初住車溪壽聖院平時喜茶臨終之頃
謂門人曰晨雞鳴即未報至時啜茶一甌書偈而化時大觀二年仲冬也塔于院南
芙蓉浦見仏祖統紀五

○摩訶止観下云止観明静前代未聞次云止謂体静観体明也又云理非造作故曰天真
證智圓明故云独朗也　止云天台傳南岳三種止観一漸次二不定三圓頓又云圓頓
者初縁実相造境即中無不真実繫縁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己
界及佛界衆生界亦然陰入皆如無苦可捨無明塵労即是菩提無集可断辺
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無苦無集故無世間無道無滅故無出世間
純一実相実相外更無別法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観雖言初後無二無別是名圓頓止観
止即観　名義集止観三義第一実相体寂因元静乃止本覚冥照由常明故曰観安
凡儀動假妙奢摩他而止之心殊久昏復毘婆舎那而観矣摩訶止観釈名章中
初共通三意三名開三義今依彼命分別梵語奢摩他此云止涅槃経云奢摩他名
為能滅一切煩悩結故又名能調調諸根悪不善法故又曰寂静能令三業成寂
静故又曰遠離能令衆生離五欲故又曰清浄浄貪欲瞋恚愚痴三濁法故以是義故
之名定相　毘婆舎那此云観涅槃云毘婆舎那名為正見亦名了見名為能見
名曰徧見名次第見名別相見是名為慧
憂畢叉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諍又名不観亦名不行是
名為捨止観云若用兩字共通三意者止即是断断通解脱観即是知知通般若止
観等者名為捨相相即是通於法身說信命之見上匡　永嘉集云以奢摩他故無

寂而常照以毘婆舎那故雖照而常寂以優畢叉故非照而非寂照而常寂故
説俗而即真寂而常照故説真而即俗非寂而非照故杜口於毘耶之
南竺村講云杭之諸山皆於演福与南叟會其風致至雅忘㧞卿芙蓉洲上旧因近
来無人知之今特南叟宜重挙論焉
蒲芽村講云子子与人皆指南叟　幼絅子指南叟人指衆人不必系南叟一人言待人
之重挙示焉　与子村并芽之点与子雪樵之点　夫容會元道楷章勅令自便菴
於芙蓉湖心南叟為台宗不用芙蓉楷故也　或云前住考鏡純以㧞卿為演福開山

敱勇士之氣　在成莊十年傳戰勇氣也一鼓作気之云々　蒲村曰自諸山鼓士気
或云南叟鼓士気

鼎重宗盟　在隱十一年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林句解云此曾言周家宗室有盟
誓之意皆先同姓而後異姓也　○平原君傳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於九鼎
皷勇山谷四贖柳展如詩先気鼓不作衰旗解弓刀皷勇士気鼎重宗盟幻住此点亦
可也　鼎重村講云宗盟在傳言宗盟也今借用言宗門盟也幻住無文即十九上策
翁書罷役養気以延壽考永為大法宗盟此天下衲子之望幻住大法宗盟云者宗
盟字如在傳若為宗門之盟則大法二字重複甚則蒲点亦同在傳耶
宗盟見竜山泉明極老人山中誰言十章偈韻言志云不用執牛耳栽藕結宗盟
幻住宗門盟乎　或云前住考鏡純以㧞卿為廣福開山後住以智者為開山不審
恐有两福乎又改壽聖院為廣福後勧請智者作開山乎又未建壽聖之前有智者
之寺壽聖為塔頭後嘆閭寺為廣福乎猶若南禅寺未建以前有南禅院乎又

勝覧務例無廣福有智者寺且日智者禪師道場

凱南叟住廣福三宗江湖疏

南叟教僧也天台宗也三宗禪教律也廣福在務州開山智者大師 ○此疏
全篇中体也 冪菴講 大隠 考室 達人 二隠 惟我 何茲 噫道 三隠
幻所分 大隠 考室 小隠 達人 惟我 小隠 何茲 噫道
江湖ハ雪樵云此ハ無江湖語恐山林交社歟 幻伊蒲室江湖ハ無江湖語者多
矣 江瀆字亦有由乎

考室以除風雨 攸除 毛詩斯干宣王考室也注考成也詩椓之橐之風雨

作興而思長途致其用也 荀子勧学篇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又周礼輿人為車之以輿為主古文考曰黄帝
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時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考室冪講云禪者学禪教者
学教律者考律乃考室也禪除妄見教除邪解律除悪行豈非除風雨乎
思長途禪教律皆欲遺其息於千載也 蒲芽自始至致其用総命也
作興頓室云未考 杜甫十八江渓託古未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幻伊除風而言三
宗共欲除邪悪也宜降内魔外魔患長途言二宗皆欲弘法致遠也不必遺千
載後乎但遺千後世亦致遠一端乎
論語子張篇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恐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致其用 結考室作興也

達人應世寧不其然匪伊独善 抄曰孟子盡心章上窮則独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 冪講荘子同波言和光同塵也 幻伊玄
九峯韶請大覚ム至人應世随方即吾
英希逃無同塵任

貴在同波 同波 抄云荘子刻意篇静而与陰同息動与陽同波林注同流也

汩彼昏昏 昭昭 孟子盡心章下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説文汩通作滙浊音古忽切又貿韻越聿切
荘子允凝神静慮与太陰同其感徳初感而動与陽気同其波瀾動静順時無
心一者也

吾寧濯濯 抄云脩鉤膺濯濯又見孟子梁惠王章上麀鹿濯濯疏云濯濯肥沢皃銭氏
曰鮮明皃孟子注云濯濯光潔之皃
芽講云彼皆昏昏則豈吾独濯濯哉蓋貴同塵

徇物多方其斂一轍 以身徇之曰徇也 衣達万途一轍 物冪徇物多方
芽多方出于一慈 冪講云多方言三宗也 柑樹講云達人利物雖云多方慈悲廣大唯一轍尓

聿観先德鮮不勿躬 先直息懐衆随其根宜以接学者以其大小乗根機
也皆以為学者労動其躬

惟我南叟講師寂而恒用辯而恒默 寂黙言禪用言律 辯言教也
月舟ハ大隠ト尼正宗ハ小隠ト尼

第八字称先顕禪教律〻用而後顕其体於下

夫教始西土裔流中夏乃判三宗而未始異也若師行 大同上ノ右点為好

律而心禪而匠徒教庠者皆跡耳 匠此廣福匠徒於教庠也 ○徐曰裔裔衣边也故知四裔又苗裔種類也

村講教始西土裔流中夏乃判三宗而未始異也又云教—土。—夏乃判三宗。而未始異也。此点乃字以下九字為一句宗為遅此点可欲

盍將會其大同乎 書洪範是之謂大同又礼記礼運是謂大同匠同和也 村謂當捨小異而取大同也

宗鏡曰禪教律備于其身是亦緒餘耳盍會八宗九宗之大同也

盍字或作盖 幻謂盍与盖通古来真宗東坡稼説鐖嵱觀於富人之稼年韻會泰句盖疑辞增句大凡也経進文集盍作盍韻會入声盍句盍瞎臘切或作盖詩盖云皈公大全集作曷韻會曷何葛切增句盍也村盍作何不之訓

何茲江濆一寺蕞尓匏繫

江濆一寺蕞尓匏繫者 左昭七年傳諺曰蕞尓国林匠蕞小皃言蕞尓小国南叟今為演福首座是日

而三宗之士賰〻景從 前漢項羽傳賛贏糧而景從匠師古曰贏擔言也景從言如影之随形

迫之就道尊師道也 李令伯表迫之就道 幻謂李表其辞大矣

韓師説吾師道也〻〻師道之不傳也久矣〻〻師道之不復可知矣

寐而恒用 仁王経受持品心々寐滅而无相々無身之无知々而用心乗於群方之方澄泊住於无住之住在有常修空々常万化章 安和記云今初文二先明宗而常用心々宗滅者念空也即明宗義無无相而相無无身而身無无知而知此明用義而用心下才二明用而常宗在有常修空下才二合釈有无在有修空釈上用而常宗々空常万化釈宗而常用 西明寺圓測亦以宗而常用之而常宗釈之

蕞尓匏繫 村白同点如此

△吾祖遠継西天二十七祖以如来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舍多名又名最上乗禪亦名第一義禪与二乗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実天渕之間也是故馬祖与西堂百丈南泉翫月次云正好修行一云正好供養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経皈蔵禪皈海惟有普願独超物外看他一門父子向光影裏露出巴鼻不妨使人検点一人向禪頭上加一畫一人向禪脚下加一畫一人向禪中心加一畫一人向他三畫上又加三点今日将个元本禪字一看徹底不相似了也後来又有人向他加点只管加将去間有加得不相似者使彼此是非立个名字喚作如来禪平実禪杜撰禪文字禪海蟲禪外道禪声聞禪凡夫禪五味禪棒喝禪拍盲禪道者禪葛藤禪更有脫畧枕境不受差排者喚作向上禪

△廣録云或問禪称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之〻幻曰夫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音演説法教中謂惟一佛乗無二無三安容有四宗之別耶使各檀專門之別非別一佛乗也辟言如四序成一歳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已別者一歳之功也密宗春也天台賢首慈恩等宗夏也 南山律

宗秋也少林単傳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禅為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禅
之別傳也會而皈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救済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
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行莊厳之心也禅宗乃傳一佛大覚圓満之心也
猶四序之不可混先不可混非別而何　山房夜話
〇律者毘尼也毘尼者戒也康煕云三聚浄戒之体如杲日之麗于中天及一切戒之
主也〇三聚者摂善法摂律儀饒益有情是也原夫摂善法戒乃無善不修也摂
律儀戒乃無悪不断也饒益有情戒乃無衆生不度也此三戒乃過去現在及未来一切佛
祖之梯航胎孕也舎之則何以出生死海何以達涅槃之彼岸耶
蕞尓　文選嵇叔夜養生論夫以蕞在外尓之軀攻之者非一塗　良曰蕞尓小皃軀
也非一塗之色玄黄滋味芳香喜怒思慮哀樂之交共攻於人身　幻住蕞
尓字属一寺則用左傳属繋尓匏則用文選
睽之　文選情睽之而懷皈　東坡詩一舟迭應眷之聊亦記吾曽
三宗鏡曰禅教律之徒慕南叟而景従遂迫之令出世是日就道盖就廣福住持
道也尊師道之故也　村講尊師道字結前也尊師道也　李令伯陳情表臣
具以表聞辞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急於星火　幻住
就道之乃道路之道也言赴演福也
噫道息　某講云村初之講云道息之貴山林之栄也後之
講云道徳之貴山林之栄尚矣此人為住持者道徳之貴也山林之栄也又直指
南叟云尓後之講其義可也

噫道徳之貴山林之栄尚矣　得有道之知識則為山林之光輝也
奚以位之崇庳　韓文進学解云計班資之崇庳
足為蔕芥　賈誼鵩鳥賦息人兮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子虚
賦注蔕芥鯁刺也此言不屑也足為旧作為足　為足蔕芥
奚以村講為足二字恐顛倒乎當改作足為　某講此人不屑位之崇庳
奚以位幻住用盍何奚三字者乃文法一耶
惟上承先宗之寄　不令斷絶
下以尉塞群望而尚克光于祖庭　尉塞幻住尉塞江湖之望
惟上某講云於是南叟出世上擔荷先佛之道下慰塞群生之望尚克光輝祖庭者
也尚字表作猶字之讀裏有其字之意此乃妙在開合推我以前担命也惟我以後結
担命也寂而恒用寂而恒黙以下臣徒教庠者考室作興致其用也江湖一寺蕞尓
艶繋者洞役昏々吾寧濯之也彼昏々者睽之景従也尊師道者道徳之貴山
林之栄也盖魚云位之崇庳不足為蔕若非出臣徒則雖承重寄雖慰衆望
庚冗出世光輝祖師門庭
自會泰句蔕當盖切中根也奈句蔕丁計切條案當處也　史記賈誼傳鵩鳥
賦細故慸薊兮何足以疑　韋昭曰慸音士介反　張揖云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慸

介我心丐文曰蔕芥本作芥恐丑手遆切蒯如邁切大石支作加　漢書作蔕芥佈合
曰蔕介小鯁也蔕音尹芥丑手交文選蔕芥怵惕也言小挾之人怵惕則笑変何足
与言凝滞之交乎

(杭民)大慈暢文溪住象山蓬(左明民)萊杭州諸山山門二疏　大慈乃杭之大慈故

用雪峯岩頭及不解吞話等語也文溪嗣晦機象山明州縣名此疏八對句四才
五連用過句
蒲芽文溪嗣晦機未詳其实咲隠爲師兄疏中元其語勢　蒲芽村曰杭州字
系諸山不系山門
浙江摘藁送暢文溪訖暢公別我遊天目莫学趙公便不回歴之山川自今台荒之勧
海是塵埃下方當作嬰児叫後夜魔爲屠来崖菊斷斑霜葉赤東峯西嶺爲
徘徊全
用章佃川集暢文溪住杭州虎跑諸山兜率終離屑就失之東隅収之桑楡
大慈或謂佳招寧爲雞口毋爲牛後寔寵中之旧化多以上之清風多之
象山勝覧有七慶元府台明州有六縣象山其一也又象山在州東一百六十里山如
象形故名東南北皆至海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縣男○山出紅木犀嘗移植
禁中　蓬萊　幻伊明州有蓬萊山以故名寺乎　勝覧明州有四明山福地記
云三十六洞天第九曰四明山二百八十峯洞周廻一百八十里名丹山赤水之天上有四門通日
月星辰之光故曰四明山又図経云明之爲州乃海道輻湊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倭
人国北控高麗商舶往来物貨豊衍　幻伊徐福来蓬萊至日本之与明州相接

故乎徐福至明州蓬萊山見下注　勝覧明州四六孫綽賦天台並目吴仙之宅知章
居承與或誤在客之名西風便面麼随京洛之塵東海边頭坐艳蓬萊之氣

屋老青山　夢断呉雲楚水　東坡温公独楽園記青山在屋上　夢断化行脚後住菴之体也言行脚

支畢皈休世外也蓋文溪明州人而在吳楚之間久矣杭州乃吳地也
橋洲別峯住雪豆一茶榜云口香楚水眼老吳雲　逆稚隠录元蔵主遊術頌吳雲
楚水清與長寓目溪山休寓意
禪林類聚才二天衣懐云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
蒲芽村曰屋上青山改上作老有大力量　蒲芽講云吳雲楚水屋老之処故郷
明州之夢断久矣今如丹成而在杭之人自日登之蓬萊一對肩立著明之此蒙頭
不可以微弱習之
宋鏡云四明青山屋底老矣文溪稿歴吳楚郷夢断矣又曰青山言大慈文溪
久在大慈青山屋老憶吳楚旧遊則其夢既断或曰断者其多入吳楚之間也又曰青
山言象山也今住象山吳楚旧遊既断矣　吳雲楚水或云大慈在杭吳雲楚水言
杭州　勝覧臨安府春秋時初属越之敗属吳之滅又属越之国朝中與駐蹕陞
杭州為臨安府又吳山在銭塘縣南六里上有伍子胥廟　幻謂杭州為吳地並元
属楚支文楚水字如何　或云吳雲楚水言明州　勝覧慶元府台明州春秋時
吳封越王勾踐東至于鄞即今鄞縣也句踐滅吳欲徙吳王居甬東即此郡之
境又云左傳越滅吳徙吳王居於甬東注云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句章即鄞縣也
甬韻會腫勾甬尹竦切甬東地名在越　幻伊明州為越地接吳也又元属楚支文

屋老青山言明州大慈或言文溪尒来住菴地呉雲楚水促言壯也偏歴之地不必
拘杭及明州或杭及明州亦在其中乎言文溪年来隠居于青山屋老之久於是壯也
性来呉楚其多既斯蓋到无心地也雖然今住蓬萊者如白日丹成而登仙豈不奇哉

丹成白日。人登方丈蓬萊。 神仙傳丹薬既成白日上天今出世時到之義也蓬萊即寺名勝覧明州

蓬萊山在昌国縣四面大洋徐福求仙嘗至此孫興公天台賦所謂涉海則有方丈蓬萊
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飈御冷然 抄云莊子逍遥遊篇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林注冷然飄然
也疏曰冷然輕挙所以称善也

風流藉甚 王倹褚淵碑云光照諸侯風流藉甚注良云藉甚言多也
文溪美姿容故云

風流藉甚 山谷集卅二謝送碾壑源揀芽詩右丞似是李元礼好事風流有涯
閒作淵明 風流俾得前賢之流風遺俗故前漢書趙充国等賛曰風声気俗
自古而然今之歌謡慷慨風流猶在存耳 稽康琴賦序亦曰体制風流莫不相
襲而李善注引淮南子及仲長統昌言似非佳語善又注沈休文所作謝霊
運傳論日在下祖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盖此両字或美或悪随所用之意何如耳
漢書陸賈傳名声藉甚 唐康曰狼藉甚盛

其

渕才泉湧 禰衡思若涌泉
肆辯雲興

神交有曽郎奄蔵公 傳竹岩頭章与雪峯欽山自杭州大慈山造于臨済
有鰲山之行 ○文溪先住杭之大慈故有此句 ○晋書嵆
康傳所与神交者阮籍山濤 ○文溪者後生而美姿如玉見浙江妻之行必相随
居必相親文溪已為蔵主時浙江為首座自送蒙堂寮不入其室还自為頌曰満堂
兄才皆歓喜惟有文溪恨浙江云以為戯恰如欽山美時随雪峯岩頭故云
蒲芽講曰文溪得浙江古林議論如器之潜子也或云文溪議論如二大士非也村
日浙江之交文溪乃慶文章所語也 神交東坡集八之巻次韵陳履常張公
竜潭云閉尚黙自責神交清夜闌次公曰古人精神交得之神交
幻謂有曽郎奄蔵公神交得器之潜子議論

議論得器之潜子 一比文溪有古林浙江之交也 大覚璉字器之嵩
明教自号潜子 村講八字称之下連用過句不可為法

偃鼓奪旗深入 古語搴旗奪鼓又云奪旗斬鼓此二句平生飽参之也下
句遇知識如此 幻絶
偃鼓鏡曰名将勝軍則敗軍退而偃鼓奪旗文溪議論無當者如此
深入敵国伏鼓奪彼旗也伏鼓用奇兵也或伏敵鼓奪敵旗之戈可也
芽講曰偃旗先奉文溪機用系上句不系下句未得出処 孔明前出師表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 六韜引兵深入諸侯之地 六韜卅三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
明耳目詭符節謬号令闇忽往来出入若神 六韜卅四与敵相當

老拳毒手相當 晋書載記石勒与李陽争漚麻池他日相搏拏及貴引
陽臂咲曰昔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相當相敵也

清音閑音学害

得士如一角麟　徒能驚俗 傳灯青原行思禅師与石頭問答云云 師思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山谷詩荊州見一角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文苑傳序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行思伝

挙世皆水潦鶴　誰為識真 相待此句以成上徒能驚俗之句也 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歳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之咲曰阿難老耄矣當以吾語為是異本耶雜耄矣云阿難陀与諸菩薩在竹林園有一比丘名水潦雀而説頌若人壽百歳不見水潦雀不如一日生得見水潦雀阿難陀聞已告彼比丘曰汝所誦者大謬佛不作是語然世尊作如是説若人壽百歳不了於生滅不如一日生得了於生滅彼比丘聞便告其師師曰阿難老暗无力已憶持出言多忘失未必依信汝但依我如是誦持時阿難陀復来聽奈見依謬説報言我已告汝世尊不作如是説彼比丘以師語曰阿難陀聞已作如是言今此比丘我親教授尚不聽信今欲如何從今舎利弗目乾連摩訶迦葉彼亦如同此諸大息並已涅槃於是坐逝伽河中流取滅

以人交料人難 私曰其時必有此交也 村講云以人交句未知出処言以外貝雖料内心世多贋負知識人知我者希而倘有達道者知我則貴也

知我希則我貴 抄云老子經知雖求七十知我者希則我貴注希小也惟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鏡曰文溪平生出処進退雖料雖知

四海独往 淮南子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万物独往任独往自然不復顧 四海言天溪眼底无人学者所慕欽練之

村講曰以人交句未知出処言以外貝雖料内心世多贋負知識人知我者希而倘有達道者知我則貴　芽或貴句子由所注著明　鏡曰文溪平生出処進退雖料雖知

買絲繍作平原君 李長吉浩歌註云買絲綉成平原君有酒唯達趙州土注酒澆肝肺激烈平原君趙勝也言好士可重宜買絲以綉其像黄金鑄范蠡之意也有酒澆趙州土亦重平原君之意也

諸公斉盟 左成十一年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斉盟所以質信也注斉ハ一心質成也

鴆人豈有羊祜子 晋羊祜飯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呉人毎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祜与呉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之成藥与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之曰豈有鴆毒人羊祜子乎晋書本傳　芽村曰羊祜子之句非集句斬字倒故平原君亦以成改作

道行四方　有圓悟之返蜀 九對常可用此法　○圓悟禅師住成都昭覺寺崇寧中還里省親四方迸拜晋为士

（徽宗　宋十八代徽宗）

名高當代　而雪峰亦飲聞 會元雪峰傳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懿宗号真覚禅師仍賜紫加沙 會元七雪峰泉州南安曾氏子勝覧泉州古閩粵地

雪樵講云山門用陽句三對可為法盖陽數也

當如匹夫爲百世師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
而爲天下法
村講云如字言百世師俗故㕥也今此宗師故用如字我邦鄉人語也

孰謂我邦無善知識 僧宝傳報本元禪師嗣黄龍穎人問日何爲
奪我邦善知識詳上

曇華易見 法華方便品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
或云見音現 未特乃說之如優曇鉢華特一現耳
村講云夫溪爲明州人以此冒頭知 蒲芽雪峯句用亦字妙也爲用般里故㕥
也四方横也當代竪也道内名外上四字系匹夫之俗語下六字系我邦之祖語曇
華晝錦亦然村曰匹西云㐮隱訖輸於文章于犀伯生
訖亦然 法花方便品疏說優曇華者新云鄔曇鉢羅翻爲瑞應金輪
王出大海減少金輪路現此花乃生作金輪王之先兆也補注云苑毅論云繞勝
部洲有轉輪王路廣一踰繕那無輪王特海水所覆無已者若轉輪王出現
于世大海水減一踰繕那此輪王路亦乃出現金沙偏布众宝莊厳旃檀香水以
洒其上轉輪聖王巡幸洲渚与四種軍俱遊此路 翻譯名義云若其三
千年一現則輪王出現亦必可尓歟答非也每三千年一現此花萠葉後經三
千年開花即金輪王出世也尓者無相違 幻謂人壽八万歳以上輪王出世
幻按虚堂栢岩寺語録上堂僧問曇華易見知識難逢學人上来請師祝聖
答曰奕出威音那畔看 村講云見与現同此文溪出世則曇華易出現还
鄉開堂无之則晝錦亦非榮也

晝錦非榮 漢書項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後漢書王延昼錦
榮歸又唐魏元忠衣錦昼还又宋欧陽昼錦堂記昔人比之衣錦
之榮者也夫溪明州人故冒頭如前疏曰多斬吳雲楚水言其久在杭之大慈
而明之故里也

其

智得無師 法華譬喻品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 空智也

語空衆妙 老子經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四字童用上草田八字称
語空众妙糀透重玄
芽空衆妙村曰透重玄之後於衆妙不止矣乎理說玄說妙悉牙一義无処插
嘴故云空而已系下句

不解荅話只識病 文溪自杭州大慈来故用寰中禅師機緣
○會元大慈寰中禅師章云師住浙北大慈山上堂云
山僧不解荅話只已識病特有一僧出師前立便下座歸方丈云云

以我爲隱乎 論語述而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无隱乎尓
村講云不荅話則以我爲隱乎 鏡曰文溪接学者不解荅話無識学者病也
病即学者未徹在処也文溪識病无隱乎学者也我者我于文溪也
无師智 法華譬喻品疏一切智謂空智也佛智者一切種智得有智也彼若三
恵品二乗名一切智若是一切種智但在於佛故以佛名一切種智也自然智者任
運已知空二境即是无功用智也无師智者前三智並未從師得故云无師智

此出根本弁論

及夫見面比聞名 傳灯第十四藥山傳朗州刺史李翺嚮師玄化屢請不起乃躬入山師執経巻不顧侍者白曰太守在此翺性褊急乃言曰見面不如聞名師呼太守翺應諾師曰何須貴耳賤目翺拱手謝之

見面須離和回傳言聞不如一見 南史萧摩訶傳千聞不如一見北斉神武見朱遊道曰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 村講云見面非法眷所知之語文漢嗣晦機之説如何

過人也遠矣 孟盡心上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注附益也欿音坎字林欿得也

芽村曰過人也之字某本無之古人所常置故无害 韓退之師説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 幻按也字用師説

去師避席 孝經曾子避席凡弟子請業及師之問皆作而离席 又列子

芽村曰去師諸尊宿也幻謂去師似指晦機故為蒲室法眷歟

弟子成行 杜示宗武詩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

非蘄化北溟之鵾 村註欲化北溟鯤作鵾為是

非蘄 村講曰此人非速欲出世人皆推之不許其欲隠也汝霖南山指淨慈非之

幻謂鵾与鯤通乎 石門文集十九雲菴贊云成就衆生如鵾鵬飛是亦作鵾

蓋難隠南山之豹 抄云列女傳陶荅子妻者陶大夫荅子之妻也荅子化陶三年名誉不興家産三倍其妻数諫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无功而家昌是謂積殃今夫子貪富図大不顧後害妾聞南山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避害今君子与此背不免後患乎 或云文徳曽日在淨慈為藏主故云淨慈乃南山也

溪邊茆屋 無端菜葉隨流 為人所尋蹤跡也 會見第三潭州竜山和尚 亦曰隠山 洞山与密師伯者偕行経長沙竜山之下見溪流菜葉洞山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梨從何処来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乎 臨済宗旨云如竜山本見馬祖同山价禅師初遊方与密師伯者偕行経長沙竜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睇云峦山深秀謂密曰此中必有隠者乃並溪而進之 雪峯存禅師与岩頭欽山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呉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指以謂二人云此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師恚云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弁人彼不惜福住山何為哉 村講云溪邊系南山句無端無由也 鏡曰後邊茆屋言文溪久隠居吾前疏屋老青山之句海上神山言今住蓬莱寺是亦吾前疏人登蓬莱方丈之句或云菜葉隨流言蹤難蔵也

海上神山 乗此清風飯去 寺号蓬莱故云 勝覧見云明州昌国縣有蓬莱山四面大洋徐福求仙嘗至此廬

仝茶歌七椀喫不得也唯覚両腋習習清風生蓬莱山在何処玉川子乗此清風欲帰去　芽講村曰欲去即未也講云海上以下勧請也

傾誠法誨　樵講云山門語闕一字此疏可闕誠字乎

属耳跫音　一對山門語也九峯請本覚疏云遐聴其足音耳　○荘子徐无鬼跫然而喜矣　林注跫音即類篇云欲行皃也之之空谷也聞足音而喜跫然司馬云喜皃崔云行人之声

漢書霍光傳将軍之廣明都郎属耳師古曰属耳近耳也　詩小弁君子無易由言耳属于垣　傾誠法誨属耳之之幻謂此点言山門傾誠于玄談以待其来也此点可也如樵講則文漢傾誠於朝廷以宜説法山門属耳待之

芽講云妙智在明州大慈之中幻謂如普門三聖両寺在東福寺

義首座住四明妙智諸山疏　不知何人或云義衎崖嗣妙高峯之或云義海山嗣恵西岩或云義空遠之嗣伏虎岩　○妙智近大慈亦是史巫相創建之廟在焉即為塔所挖土一對不可用此法

湛盧之剣　必清水淬其鋒　越絶書宝剣五張一曰純鈎二曰湛盧三曰鎮鋣四曰魚腸五曰巨闕

箋註曰剣名湛盧者謂湛湛黒色　○漢書王褒傳清水淬其鋒顔師古曰淬謂焼焼而内水中以堅之也焠与淬同用湛盧或曰碑間即湛盧也閻盧壱相近盧黒色湛盧言湛然如水黒色也　蒲芽義首座師承諸抄所引无證此蒙頭村裡湛盧清

水士之守窮也論囷大廈道亦待時也

輪囷之材　須大厦展其用　漢書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离奇臣瓚論囷者屈曲盤戾也

文選須宏材又杜台栢行古来材大難成用　須大厦展其用之黒点本用朱点樹

故士之守窮不変　村講云清水淬鋒用王褒傳加必字輪囷之材本傳言散材フシダラケナル木ニテスチリニワルモ今ニ言良材

信道亦待時而行　芽講云義公守窮不変其志如剣利其材大而待時用之如大厦以輪囷材文之　幻謂須字太白点可歟

作待字之訓則待特字恐復乎

芽講道亦々字系大厦　文選大厦須宏材須字恐用之義歟

有陣堂之　乳童出見上秀格木疏注

其

逼人咄之　周仲惪云文相近曰咄之逼人之義首座巨書人歟或細其析用舟於師乎　法帖衛夫人書曰衛有才子王逸少甚巨学衛真書咄之逼人　村裡堂之咄之借用其語

橘洲即別峯住雪竇疏如山岌之有陣堂之　村講云堂之心不屈皃陣言気象壮而状也咄之言此人似先師枕用也　蒲芽咄之義首座巨似師故其所得者真実也

芽細咄之蓋借用耶禅家用之咄字如何陣字亦借用也　芽講云咄之言責学者而有威也

箋註越絶書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剣一曰鈎純二曰湛盧三豪曹四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烛善相剣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示之曰非宝剣取純鈎示之曰光乎如

芙蓉初生ミミ取甚盧示ミ曰善哉金鉄ミ英奇気ミ純良可以折衝伐ミ敵兮
常以湛盧献呉ミ子光殺呉王僚
咄ミ逼隠前集第二石林詩話云今語言固自各出於一時本不与後世相通者咄嗟
有邑也自晋以前未有言咄若殷浩所謂咄ミ逼人盖拒物之声嗟乃咲声咄嗟
猶言呼吸疑晋人一時語ミミ又逼隠後集第四宋景文筆錄云洛晋ミ間尊者呼左右
曰咄左右必曰嗟ミミ十八史略第四東晋孝宗紀殷浩書空作咄ミ怪事字注呵也又十
八史略咄ミ注敢入咨嗟之声怪事字注作此四字其義未詳　山谷七次韵文潜訖云蘋
如咲妙墨逼人太験ミ幻泡咄ミ宜以験ミ會ミ

脱皮膚独得真實　承上逼人咄ミ涅槃経云娑羅双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
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以水随時修治其樹陳朽皮
○馬祖問藥山子近日見処作広生藥山云皮膚脱
膚枝葉悉皆脱落唯有真實在
落盡惟有一真実　會元第五
脱皮ーー業講云逼人咄ミ謂機用則此句亦逼学者也脱皮膚得真實者門庭
険峻也或逼人言似其師則得真実者正傳也掃蕩邪解唯有真實
柎講云真實謂朴実頭人

從源委始渉波瀾　起下国師犀牛ミ句　○礼記学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
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注源泉所出委泉所聚注
音委於偽反末流也故詩條ミ渉其瀾極望不得徹　幻神源始委末也從
始從末遂到中也　芽源委ミ句始自浅而終于深也
業講云韻會渉説文徒行厉水也今雅曰勝以上為渉源委ミ委尉説海不可渉

然渉其浅至于深故極源委也言云遍巻

還國師犀牛兒　用侍者扇緑於義首座有拠乎　○傳灯塩官斉安国
師喚侍者将犀牛扇子来侍者云扇子已破官云扇
子既破还犀牛兒侍者无對

氣欝深埋　直觸機鋒　○杜牡遊詩気欝屈盤埋目短曹刘墻住欝
一字出漢書賈山傳賈山自下欝上欝音摩ミ摩励也

會百丈下堂句　下為首座者耶　○百丈大智禅師有特説法竟大衆下
輝東陽住百丈作清規人称百丈再来也義首座必於會
堂乃召ミ大衆回首師云是什么薬山目之為百丈下堂句　會元第三
村講云以東坡條ミ句造此語　還國ーー芽云承源委句此人侍者兆有首処年
柎講云一對著語新奇也近敵城極其師之奥也　芽講云国師百丈之句無台
所續其清新也盖犀牛昔在侍者省下堂亦在百丈作首座耶
渉瀾注東坡集廿四吊李台卿詩云條ミ渉其瀾極望不得徹漢書盗出徹外
鑄銭師古曰徹猶塞ミミ徹者取徹塞之義又境也

貧無卓錐　不存一法　傳灯県仰山問香厳曰師弟近日見処如何厳曰某
甲幸説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
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亦无山曰汝只得如来禅未得祖師禅
前漢書食貨志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前漢王莽傳強者規田以千数
弱者曾无立錐之居　鏡云美義首座貧故云尓　正宗賛賛臻州賛云閑居養良毋
破蒲鞋亡直沉文銭古寺藏身淺家私當甚破㯓梳

十年台寺開房 僧宝傳第二雲門傳云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參古寺開房掩門織蒲鞋養母住謁之云云石門陳尊宿晉古寺房
織蒲鞋母文字禅十八東坡謁老師古寺 閑房

一曲陽春白雪 十年言首座未出世也一曲言今日得出世也兩合之妙可為法也絶海与惟肖共如此談之

物有所待 茅講曰物与時之句承上系下 茅講云物有所待史弥遠建大慈妙智如待今日物有所待起仁祠句特豈偶然結陽春句

時豈偶然 鏡曰物有一時豈一上句言十年隠居古寺下句言今住持妙智

肇置仁祠 乃一代風流宰相 抄云史越王子八人第七番之子史弥遠位任宰相二十餘年保之大慈寺創業其内造塔頭肇置仁祠是也曰風流宰相者向所伊史弥遠亦雖宰相而置仁祠以風流宰相言之則言之則南史王僚羨謝安之語南史王僚傳曰常伊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安石杜謁一代風流盡 鏡曰風流宰相阿大中郎皆用謝氏故事義出蓋謝氏欲阿大者日本世話民称其兄曰大之其次曰二々此類也

聯芳禪苑 皆君家阿大中郎 阿大中郎輔車弁増篪等句義 去法系列刹相望王之次中郎之句師対列刹住院乎或曰相継薫山席者皆一門故父伯父也君指義首座○晋書六十六謝奕女道韞初適王凝之之遂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之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有封胡羯末封伊韶胡伊朗羯伊玄末伊川皆某小字也韶朗川皆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阿大中郎伊謝安東坡詩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 樵講云以君對一者君乃群也韻會君注白虎通君者群也群下之所心也幻伊樵氏兄甲乎

幸依輔車 抄云譬言其近也左傳五年晋侯假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云云該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注輔頬輔車牙車七 茅講云輔車系聯芳 毛詩輕軌手也箋云戎車之安也從后視之如摯 傳 摯玉篇竹利切前頓日摯後日軒和名摯与軽字同也 従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相与軒輊 法眷門派相倚仰之義欲今甚近之謂也一家相接之伊欲 ○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軽如軒注前頓曰軒 毛詩軒輕俯仰之意也○後漢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軽居後不能令人軒言為人无所軽重也軒軽上下也抑子尊車之説軒者車之仰也軽者車之伏也車上時伏時仰也乗車下則仰乗車上時伏周旋之語也 毛詩摯手諸貳切持也至也 白語日斜恐非欲

要使楚材晋用 左傳襄二十六年声子通使於晋還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語問晋故声子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賢對曰雖楚有材晋実用之子木日夫已无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実多 杜預注言楚亡臣多在晋 村伊義首座可住別寺而未住于此 村講云楚材晋用言義公自他寺住剣智欲盧後揚前蒲室新語也言有争入寺先後者乎文前住非其人乎

何慚盧後揚前 唐書文藝傳王勃与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称王楊盧駱号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信然 楊為盈川本傳盈川之文如懸河注之不竭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村伊恐有与義公争住持之先後者乎

輪囷材云楚材云有其故乎

伯吹塤仲吹篪　同心以濟

詩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傳云土曰塤竹曰篪箋云伯仲喻兄弟也我与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塤如篪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也疏曰春官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塤六孔郭璞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横吹之小者尺二寸抄云此人有兄弟欤又諸山句歟

周易略例曰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刑疇往同在一舟而俱濟彼岸胡越雖殊其心皆同　茅講云濟字同舟而濟之義欤又以成之義可也借用略例字伯仲塤篪言諸山同心蓋諸山同心俾義出世南北箕斗明列在南杭列在北言雖同其心南北相隔空疑望尓伯仲言諸山應和如兄弟也一義云阿大中郎与伯仲其語重復面照言猶父也兩義无害　同心輔翼全書已集第一宰相部杜如晦長於断房玄齡善謀二人深相知故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幻俚房杜本傳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　幻俚有同心濟謀字則濟成也　圉古外任善權疏曰同心以濟是亦成之義也　義南北乃仁祠与諸山也伯仲乃駢芳也或俚伯仲南北皆諸山之心同而跡異也此義可也

南有箕北有斗　矯首相望

詩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掲　陶潛帰去来辞云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注矯挙也

進鉄壁住發州天寧江湖疏

茅講云鉄壁不知何人或云鉄壁嗣痴絶冲之嗣曹源生　幻俚此說非也宗派圖傾極下有鉄壁岩非進也

挙世濫真　郢書爲燕說

言元本色住持而多妄庸之徒也　○韓非子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又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當是時夜書火不明國謂持燭者曰挙燭云而過書挙燭挙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挙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挙賢而用之燕相白王大說国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　○山谷記談経用燕說住今世學者多此類　此句両義一俚宰相一俚住持

登賢継席　蕭規正要曹隨

此句一俚賢相之継而住是正要也一俚前住賢者而鉄壁継席也　進乎不審

○曹参傳曹参代蕭何為相國挙事無所變更一遵之約束百性謡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参代之守而无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揚升菴曰蕭也規曹也隨　○揚雄傳蕭規曹隨之功若太山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　茅講云畫為正要字合在郢書蕭規之上今插入郢書燕說蕭規曹隨之中間前カ裁妙也又曰郢書未必全非挙燭二字濫真耳並云尺為燕說者筆力也又云先是用蕭規今復要曹隨也又筆力也

村講云蒙頭揺論也　講史作韂

非惟得楚人之弓 注家語楚王出遊亡烏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求也孔子聞曰惜哉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　非惟村講云結語文手蒙頭一對得此結語而活矣

村講云前住失之當住得之楚人弓也曽所人奪而今得住持

乃合返趙城之璧 史記趙國有和氏璧秦欲以十五城易之趙遣藺相如進璧秦昭王得璧而不割也　村紀楚人趙城二句當是伊前人奪而住者以悪亡去而今此人來其虚席而得住也

茅講云楚人同門住持見作而同門之人又甞得趙璧彼同門之人昨見奪今得之

幻紀登賢言賢相継居位則楚弓結茅規曹随趙璧結鄧書燕説前相退遺弓也今相進得弓也前住奪住者假璧也鉄璧重住者返璧也又二句一意言前住而鉄璧継席則楚弓趙璧双結也　幻紀後義可也

其

持衡常正 言外脩身

縣鏡不痕 言内治心也

衆推出世為人 三聖示衆曰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興化聞曰我逢人不出出則便為人

奚烹領徒行脚 此句用書記機縁兼及後句菜汞銀領徒見普灯黄竜南章

藥汞銀鍜即流去 僧宝傳黄竜南禅師南昌文悅之每欬卧咲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点鉄作金澄公菜汞銀徒可玩入鍜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　○或云鉄璧恐是黄龍宗耶　茅講云奚字乃奚奴之奚故数从字　茅講云菜汞銀鍜即流者墮鉄璧計中也菜汞銀屢知識鉄璧撃毒鼓聞者皆喪然欲逆活衲僧也

仰潭懷澄嗣五祖戒戒嗣双泉寛寛嗣雲門　茅講云菜汞銀結前塗毒鼓生後

正墮計中 集二　言菜汞銀禅為此人被勘破了也東坡黠鼠賦云墮此虫之計中　刘元竸四老庿詩晩為太子早辞出却墮留侯計術中

塗毒鼓聞者喪身 涅槃經佛告迦葉譬言如良醫合和諸藥以塗其鼓若有衆生闘戦破瘡聞彼鼓声一切悪愈唯除命盡及應死者此摩訶衍法鼓音声亦復如此　○傳灯十六岩頭云教意於塗毒鼓擊手一声遠近聞者皆喪云　○天華山經會上以毒藥塗於鼓上才擊手一声天魔外道一切鬼神聞者皆膽喪之或說天寧即塗毒策受業寺也塗毒策嗣典牛游之嗣湛堂準之嗣真淨文之嗣黄竜南

方迎全敵 言塗毒鼓乃開門延敵也

幻謂塗毒鼓用妙樂所釈大經字義用傳灯岩頭語大經即涅槃經台註所引非歟　法華方便品五千上慢下文句第五問佛大慈悲何不神力使其住而不聞如花中龍聾唖何不曽状毒鼓如嬉者根勝意悪各有所以花末席始開於斷末破小

執故在座而偈今諸佛法久後要當説真実正欲滅化破菴宜須脩遣之之蹤訖
如五毒鼓者大經云辟言如有人以毒塗鼓於大衆中擊令出声聞者皆死鼓者平
等法身毒者无縁慈悲打者發起衆也聞者當機也死者无明破也今世感破
近死正當之機人也未来感破遠死此五千等虽非當機如来何不強為其説作久
遠因如善根等即遠益人

善蔵無跡 七書孫子曰善守者蔵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
著講云蔵全机于胸中不令人知或應其机則妙用縦横也 幻伊善蔵非蔵之
而深蔵者也所伊蔵於九地之下者乎又伊善蔵字不必用孫子則蔵机義亦不妨

妙用随機

駿奔四海象龍 詩清廟云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鄭云越於也王曰駿長也
鄭曰大也疏曰駿疾也

不阻双溪鴎鷺 言莫忘江湖之旧盟也 ○勝覧務州 双溪一源出東陽之
大盆山一源出縉雲合流為一巖維詠云明月双溪水清風八
詠楼沈約八詠又有双溪楼有八詠楼

乗下澤車御欵段馬 後漢馬援傳下沢臣周札曰車人為車行沢者欲短
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也欵段臣
欵猶緩也 ○言住郷里小寺以自耳之意也
欵段也周旋与逍遙同也 ○汝霖云鉄壁務州人故用下沢

小試周旋 小試史孫武傳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観矣可以小試勒兵乎
山谷詩小試不尽能

挹浮丘袂拍洪崖肩

相従上下 發州金華山黄初平牧羊之地也又有弟三十六金華洞元之天
○文選郭璞遊仙詩左挹浮丘袂右拍洪崖肩 ○此疏八對結句用偶句

對 著講云下沢句以郷黨浮丘句以仙境而江湖所要先試周旋而後上下以従
講云日本江湖用水辺語唐人間用明友語此疏用鴎鷺於前對以朋友之日本台
宿有用此体或云乗車御馬説平生郷里之遊挹袂拍肩迹今日神仙之會也
上下退之訖我頓身為雲東野化為竜四方上下逐東野相従
下沢車後漢馬援傳従容伊官属曰吾従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
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乗下沢車騎欵段馬為郡掾史守墳墓郷里称善人斯可
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気薫蒸
而視飛鳶跕々堕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頼士大夫之力
秩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慙 幻伊虜言交趾女子徴側及女弟徴貳也
跕々往堕貟
著講云若不隔江湖旧盟乗下沢御欵段先試周旋然後互作仙遊上下相従也
幻伊鉄壁挹浮丘袂拍洪崖肩乎又浮丘洪崖比鉄壁乎

永羅源住温州浄社諸山疏 九對甚有法度可用此法

永羅源　幼伊永為首座久矣故用首座故事三也老素韶陽法雲荼瓢是也
盖跡一体手　詳見于逸休耕跡注廿注尺次第

悦公識老素於隣房

稽顙称服　記檀弓上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
先觸地无容哀之至也
礼記郊特牲若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是也
韶會稽句稽首注說文下首也
蒲芽老素韶陽皆首座耽縁悦公後生所畏服霊樹師家所敬童子疑韶陽先賢也老素後人也何為以老素為冠私伊先抽不出世人後挙出世人耶而已連下句由来称此一對非常所以不繫古人而言羅源為徑山板首分徑山搭門額曰天下竜门左前元叟跡注或云隣房自諸山言之悦公比諸山長老素韶陽不唯言若板首亦言其為前輩所重也　書講云識老素言後生尊首座待韶陽言前輩也首座也　幼伊隣房嶺表用老素韶陽傳而已今不必有所指焉

霊樹待韶陽於嶺表　會元巻四韶州霊樹如敏禅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跡
○宗派図霊樹如敏嗣長慶大安嗣百丈懐海　○僧宝傳第二雲門造曹溪礼塔訪霊樹敏為第一座先是敏不請第一座有勧請者敏曰吾首座已出世矣又請敏曰吾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敏曰吾首座已度嶺矣始待之少日偃至敏迎笑曰奉遅甚久何来莫耶即命之偃不辞而就職云云

永羅源久居首座香旨至晩年出世耶羅源分座于徑山或云羅源台州人也

虚席以迎　史記世家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小子安釐王弟也封為信陵君為人仁而下士士无賢不肖皆謙而礼交之不敢以其貴驕士士方数千里争往帰之致食客三千人公子乃置酒大会賓客坐定公子従車騎虚左自迎夷門侯生侯嬴之摂敝衣冠直上載不譲以観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云云又史記列傳第十七魏公子傳審之

由来四海竜門　柑講云竜門指徑山或云永天台人也台州有丹山故用鳳羽
○汝霖義云南陽鳳凰兒指耽源也侍者機縁用之大非也
羅源師承未詳

称此丹山鳳羽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五采者鳳凰云云　○汝霖云永羅源在徑山為侍者故云竜門鳳羽
雪樵云四海丹山四音紫盖假對　幼伊假對詳見漁隠不縁樵子徑争到葛洪家之洪假紫紅音也或云丹与単通故以丹對四也丹書類可推之
玉屑第七借對部林示因尋樵子徑偶到葛洪家残春紅葉在終日子規啼以子對洪以紅對子皆假其色閑聴一夜雨更對栢岩僧住山今十載明日又迁居以一對栢以十對迁假其数也間蔡寛夫詩話云詩家有假對本非用意盖造語適到因以用之云云晩唐詩人遂立以為格賈島巻簾黄葉落開子規啼雀咽曰尋樵子径得到葛洪家為例以為假對勝的對伊之高手所伊痴人面前不得説夢也　東講云称者称呼也羅源有人物人皆号丹山鳳之義称叶也称意之称也四海竜门与丹山鳳羽恰好盖人境相備也

宗門武庫廿三丁 清素首座閩人依慈明十三載年寓湖湘鹿苑未始与人交人莫知之
偶從悦首座処州人与之隣居悦因食蜜漬荔枝素適門悦呼曰此老人郷果可
同食也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悦問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也悦乃疑駭遂饋
果稍々親々後聞子所見何人悦曰洞山文和尚文見何人悦曰南和尚素曰南匾頭見先
師不久後法道大振如此悦益畏之一日特香詣素作礼素避曰吾以薄福先師受記不
許為人於是経月餘憐悦之誠乃曰子平生知解試語我看悦具通所見素曰可已
入佛不能入魔又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関如是半載素方印可仍戒之曰文示者皆正知
見吾恐子離為子点破使子受用自在恐子离太早不能盡其道他日切々嗣吾後世嗣
真浄乃兜率悦是也
光明蔵黄竜南伝悦公見之飯卧咲曰南有道之器也

其 剛貞玉雪

叱吒風霆 史韓信伝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走之注晋灼曰廢不収
也索隠曰喑於鳴反噁烏路反叱昌嫁反喑噁懐怒気叱咤
発怒声又後漢皇甫嵩伝揺援足以振风雲叱咤可以興雷電

煨芦菔換得禅 大恵武庫保寧勇禅師二上足処清処凝同参之白雲禅師凝
信仲 在侍者寮最久端有腸気疾凝常煨芦菔以備充
服之雲端作伝大士講経因縁頌曰大士何曾解講経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倶取
直得梁王努眼睛挙為凝曰努底是什广山一句乃為凝説老婆禅也凝以為親聞故
綴於頌下後住舒州天柱山清住竜舒太平有大梲弁五祖演和尚畏敬之清即凝
曰吾弁禅乃是為老和尚煨芦菔換得底
大恵普説弁四白雲端和尚有腸気毎喫煨蘿蔔取気作壱後喉終特意気数壱
佛鑒因而嘆作牛吽
幻秉講云剛貞言男子有人物而義気剛貞也
幻秉曰此剛貞玉雪未必秉人物然語勢秉人物東坡一寄遅適遠詩未見豊盈犀
角児先逢玉雪王郎子注次公曰韓退之馬継祖墓誌云肌肉玉雪可念 秉剛玉貞
雪 村講云羅源人物清灑迅梲機轉叱咤言呵罵称如高明
教教雪人而有嗔見像宗伝
換得禅 古点 換得禅 村新点 秉講云如村点者禅字為主幻秉由八弥争富語
観之古点可也
秉講云煨芦菔用侍者故自芦菔争富八弥也白及充前炎解答語処
幻秉又白及充前炙茶瓢跳地乎
秉講云義者座住処智充还国師牽牛児気劇深畏会百丈下堂句貪充阜錐
八弥白及著語与之同

八弥争富 韓詩叔充昊八弥注礼記内則八弥稗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
熬肝膋也凡王者之饋珍用八物 箇要碎金食餌苗八弥竜肝
鳳髄兎胎猩之唇鯉魚尾熊蹯鶚炙酥酪蝉
村講云八弥白及假對也白与百通畏菴仲兄紫皇案前五色麟万年枝上太平雀
蓋紫与四通是假對也 心華兄万牛不動五丁愁兄角魚多一麟足麟對牛角對丁是既對

触茶瓢解答話 法雲佛照果和尚徧歴諸家門庭到圜通琉首會中
圜通大称賞之挙立僧之秉拂梲思遅鈍闘堂大咲果有慚

色次日特為大衆点茶安具在案上愧无以自然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数跳悟得
答話應机三昧机鋒迅捷无敢當者復至真浄処因看祖師偈曰心同虚空界
示等虚空法證得虚空時无是无非法豁然大悟後出世時上堂小参常俾人
日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廿一日悟得方寸禅

白及無前 礼記中庸白及可謂也中庸不可能也
李之視人自以無前 事云无前言所向无敵東坡詩直視无前気吐虹韓文廿三祭柳子厚
紉伊用首座故言文者多則茶瓢伊羅浪秉拂手
言但應机三昧也 紉伊天机七字必有出処 天机事

天机貴得於自然 講云見茶瓢跳地得天然机也夫子指求言度量廣大也
八珎周礼天官上膳夫珎用八物鄭氏注珎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珎漬熬肝膋也
毋莫胡反一音武由反牂作郎反膋力彫反 私由礼記内則推之 一淳熬煎醢
加于陸稲上沃之以膏曰淳毋注毋読曰模之象也
作此象淳熬 三炮豚取豚若牂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云云注炮者以塗燒之
為名也牂當為羘羘牡羊也 四擣珎取牛羊麋鹿麕之肉云云去其餌孰之去其皽柔其肉 五漬
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云云湛諸美酒 六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
桂与薑以洒諸上而塩之乾而食之 施羊亦如此注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 欲
濡欲乾人由由也 七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稲米云云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注
此周礼糝食也食音嗣 八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挙其膋不蓼 注膋
腸間脂挙或為巨幪音蒙膋音遼蓼音労

夫子非拙於用大 荘子逍遥遊篇恵子謂荘子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吾
為其无用而掊之荘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云云

巨緇五十犗 言其用大也温州在東海上故用巨緇蟠桃之語 ○荘子外物篇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大黒綸也五十犗五十頭牛也以為餌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鈎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云云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
其於得大魚難矣注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 鯢鮒小魚也

寧求涸轍鮒魚 荘子外物篇荘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云云曰諾我
将得邑金将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
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来子何為者耶対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
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呉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
曰吾失常与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波臣謂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失常与処失於常処 茅講云巨緇与轍鮒同在外物篇轍
鮒在前於任公子一段内曰守鯢鮒其得大魚難矣与上所用東周緊系同 呆岩住浄慈兀
茅講云温州為東海故用任公子之文

蟠桃三千年 言其出有時也 ○玄中記桃都山有大樹曰蟠桃枝相去三千
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時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随之鳴
武内傳西王母以桃七枚帝食之耳美母云此桃三千年一結実云云

不作褪華杏子 抄云褪華謝也褪花自昔日アタハナト也玉篇引古説云花
褪残紅青杏小論云褪者衣ヲハタヌクヲ云ヘ 楊妃外傳
妃有肌衣半褪特禄山見之通情多之蓋花之半ツホム所取之不可結実故云ア

タハナト也
野菜上巻ニ昊源禅師蚕参承晦堂於黄竜而侍者之名著聞叢林元祐七年
魚[?]居士張公漕江西啓欽慕之是時昊源寓魚化公檄分寧邑官同諸山勧請
出於豫章観音其命厳甚不得已遂親出投偈辞免曰先地元錐徹骨貪利生
深愧乏餘珍鄭中大施門難啓乞与青山養病身黄太史当直丁憂居里閈有
手帖与昊化海老曰承観音虚席上司甚有意於清兄雖欲不行亦甚好蟠桃
三千年一熟莫倣棖花杏子摘却之 不作村杏 棖 龍会頭句棖吐困及邰衣
也又花謝也遂樵隠承應潮泉頌此花棖雨浮紅膩看透尾閭春不斂欽乎不審
如本書之 芽棖字敖翁訖云春夏已闌珊山村未棖寒文海棠訖曰臙脂
棖盡見玉層又曰棖花梅子已微酸皆謝也木[?]種瓜頌曰丁寧落蒂方拈出輙
莫攙先摘棖花又山谷外集池面白魚吹落絮葉間青杏棖枯花
村講云棖花ハカエリ花也杏ハアンズ也ト先輩云ツケタリ花ノチリテヤカテ果ナル欤
菓講云棖花ハ霖中若椎肖大白仲芳各アタ花カヘリ花トモ云ソアタハナトハ早謝メ不
開花也畢竟謝花杏子也杏子花謝則結子其実小而青也梅子亦如此
山谷帖莫倣棖花杏子ノ看 幻伊棖花カエリ花アタ花之説不必用之唯理花
謝而結実早也 菓講云蟠桃棖花山杏一帖語也五十牡蔚魚出外
物一萹其章昊也然任牟章有寺覲蔚語則所對无宮也蒙頭言永久居首
座枚盖有大志出世晩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注明々徳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
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大学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惟極也知

猶識也推極吾之知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
極処无不到也
時乎難得而易失 史記斉世家武王封太公望於斉営丘東就国道宿行
遲逆旅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
就国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 犁音速
道在致之而力行 唐本致之作致知大学致知注致推極也推之以至極也
宗鏡曰既既雖得况此道在致其師於巨刹而力行也致之者致師也 村講曰時乎
結前道在行生後致之格也力行接物也大学致知見下 力行幻伊力行古道
妙厳有季子起家 人嗟其晩 妙厳季子在前秀拈木疏蓋史
衛王弥遠者史越王浩才七之季子也
妙厳乃史浩祠堂之名欲永羅源末詳師所當是其師之季子而充後出世者也
南山宣律師問観音之上又於章駄天之曰観音者兄才三人其季女曰妙善季
女
菓講云羅源於其師為季子且起家晩年出世
是故人嗟其晩 幻伊人嗟晩結特易失天作逢迎道力行
東海招諸賢結社 天作其逢 祖庭事苑遠公結社主遠法師雁門人
年二十一聞道安講般若経豁然開
悟常以大法為己任後之廬山西林之側山神開地運木建寺居之於是謹律之侶
絶塵之客不期而至所謂宗雷等一十八人同修浄土影迹不至塵俗毎送客以虎
渓為界 [?]列志巻十八東安禅院在西山紫芝峰一名峰社宋咸平元年建

号无量壽院景德二年賜今名東海之以寺名淨社借用遠公故事
全衡山住淨社蹴蓮社遺風追擬匡山之下
茅昔蓮社江西也今淨社東海也　茅講云匡細五十粘豈宜小刹然招諸賢結
社者天之所定也　期底茅或裡玉成非也成借用左傳期底言所期諸山相
和永脩斯好　幼裡先是恐有羅源与諸山不和事又淨社与諸山不和而今
同盟乎ノ招諸賢淨社有大心相越乎

期底于成　底音指致也左傳隱六年傳春鄭人来渝平更成也杜預云和本經注之
而不盟曰平成猶平也

毋渝斯好　左氏傳注渝変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之伐
宋公欲救宋之使者失辞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之因此而未故
經云渝平傳曰更成傳注平者左曰欲言夫変平者変更前悪而後為和好変即更之義
本經平者左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辞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称盟于濡
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辞非要盟也彼自疏平之後别
為盟耳此与定十年及齊平皆傳无盟文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
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

當湖新建福源寺請林平山開山杭諸山疏

此疏十一對第八第九連用過句　茅講云富人張氏建之故名福源又曰假魔頭義
未詳　平山信及菴法嗣及菴乃雪岩法嗣平山律身精嚴人嘲之曰假魔頭
當湖在秀州嘉興縣

師諱処林字平山杭仁和王氏子上金華山謁及菴信禪師于西峰及菴一見器之命
為侍至室及菴拈紙沚篙以代蝋燭曰以示師日竜潭吹滅汝作麼生會師方擬答及菴即
掩其口曰是有悟會及菴遷主開之道場禪寺從之未遂典其蔵論一夕及菴坐
座参學畢集者百餘同随答如領建水及菴化去師若所依聞厓谷陵單
巾在衍山門庭孤峻莫有當其杭者遂住江西永印證平師初在衆中未有知者
日有僧持茶瓢請頌之者満矣其僧持呈方丈厓谷讀至師所為頌不勝驚喜
日宗門有人不可以常職処之処以第二座主賓之間相与激揚此事皇慶壬丑
出世大慈山之定恵禪寺辨香所酢遂及菴之嗣延祐戊午嘉興之當湖張氏新建
南若曰福源請師開山師為創立制度當時禪門尊宿前有厓谷陵公後有元叟
端公師分座衍山特陵公称其定力如百錬鋼開山福源時端公称其提唱足之為新
納椅範　平山禪師塔銘　玉篇与屍同居於亮及切陰也峯也又隘字俚俗也陝也

屋立絶俗　士以隘而致譏　韓文元屋岸斬絶之行故集高世之
行有遠俗之累　○孟子公孫丑上伯夷
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悪人之朝不与悪人言立於悪人之朝与悪人言
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之柳下恵不羞汙君不卑小官之雖袒裼裸裎於我
側亦焉能浼我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恵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
絶　木香村
茅講曰象頭総論也　茅講曰士以隘物有汚非古語唯以辞述之瓦合瓦茸
屋則去其圭角以鱗次也　茅講云有汚村点也与人和則物汚我有汚　此点物皆汚
也物嚅我

瓦合毀方　物有汚而召辱　礼記儒行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注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圭角下与衆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之為道不遠人卑也　毀方　村由
村講云羣象結屋立巫醫結瓦合　蒙講云絶俗無奇寡務実用巫醫者瓦合也未免汚辱
巫醫論語朱氏曰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
礼記学記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経弁志三年視敬業楽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学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羣象雖真寡於實用　東坡李氏山房蔵書記云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　大庭錯以羣象

巫醫有道惡其小成　論語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注孔曰南人国之人也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
莊子齊物論道隱於小成林注曰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小成二字見礼記学記

故非正無以守中　故一字可為旁字也　老子経不如守中
荀子宥坐篇云孔子観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虚則欹中則正満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満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歎曰吁悪有満而不覆者哉　又家語三恕篇　蒙故字旁字有以邪兩句各有非无以三字則似散語非闕字明矣
約神非正必毀方非圓必絶俗蓋内外方圓兼備則可也
村講云故字為旁字蒲室大手筆活法也

非圓無以應外　非字之上恐脱而之一字耶柳子厚説車贈楊誨之曰圓其外而方其中也中不方則不足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滞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

其

孤雲無滞　言其跡也　茅村曰孤雲与介石皆馳之処妙也村講云孤雲移而不定介石定而不移乃千古之妙也惟肖制衣斯文宗八字
介石匪移　言其心也　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注不改其操介如石焉守志耿介如石不動謂
下繫辞列雷根辞其気有之　蒙講云孤雲言諸方遍参介石言不失本意也孤雲承非圓句介石承非正句　東岐八字行介而和詳于淇下
序雲閑物相大意哉

訪道西峰　金華西峰　猶清涼初識地蔵　傳灯廿四巻昇州清涼院文益禅師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席無縁心未息而海衆推之尋更結侶擬湖外行値天雨忽作渓水暴漲暫寓城西地蔵院因参琛和尚之之問曰上座何往師曰邐迤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之之遷也　翰會絖句邐迤蓄介切邐迤連接也
菴猶清涼識法眼　村云用地蔵事文者遊方之次ヒヨット師資相合為及菴法嗣聲言之清涼参地蔵也地蔵天宮可使妙對
會元第十清涼文益傳後同紹脩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蔵院阻雪少憩附炉次蔵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蔵曰作麼生是行脚去師曰不知蔵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挙肇論至天地与我同根処蔵曰山河大地与上座自己是同是別蔵竪起兩指師

曰因蔵又竪起両指便起去雪竇辞去蔵問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説三界唯
心万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師曰在心内蔵曰行脚人著甚来
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无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択近一月餘日見解説道理蔵
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絶也蔵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
會元八羅漢院桂琛禅師始停牧王公建精舎曰地蔵請師開法云云後遷羅漢大闡
玄要云云 鏡曰地蔵居漳州城西石山嶠言之及羅漢所住西峯也

説法仰嶠 仰山后枚

如寐子夢到天宮 宗門統要説法門仰山

勒如五百聖堂安第二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當第二座説法山僧乃起白槌云摩訶衍
法離四句絶百非諦聴諦聴衆皆散去 寐禅師嘗云夢見往弥
仰山第二座也 芽愚曰西峯仰嶠孤雲之迹也折床閙市介石之心也 村講云寐子言虚空會中居

能挙話接未機 言已答話也

可隨処立宗旨 東講云随処立宗者孤雲无帯也安禅言住大慈山
辦香為及菴

安禅古寺 言住大慈

以断薪縄折床 古尊宿录趙州住観音院縄
床一脚折以焼断薪用縄係之

趙州八十住観音院四十年 村講云古寺无鐘唯听隣
芽云断薪折床与卧聴隣鐘之語暗合
鐘負梼桃入市脩頭陀行供衆也梼桃多ツ也皮
東講云梼桃搭荷入市所乞之物也介石匪移之志也
テモ擢テモ作ル也

卧聴隣鐘

負梼桃入閙市 坡詩卧聴隣寺鐘曙窓有残
独之て ○大恵武庫洪州
恵安院虚席太守移書眞浄命擇人主之頭首知衣文章擇其行
日東湖去得否浄曰汝去得遂挙似浄便得公文辞去浄堂問曰公去如何住持対曰
某无福字一切人結縁自負梼桃入閙市打街供衆 ○言宿住持听隣寺鐘
自負梼桃入閙市言自若如是梼桃器也

剡茲山有東湖之勝 東湖言當湖也

而長者為北道之賢 東講云剡茲以下言福原寺長者指祖那張氏
當湖張氏建寺檀那也 後漢耿弇本傳光武到
薊将南皈也耿弇以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
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之主人也鄧晨傳鄧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之更始立以晨
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請従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従我不
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皈郡

境
楼観翬飛 詩斯干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群動 幻想斯干篇君子形皃之顕然翬有五色章今用 宋杏二集詩翬飛城東南隠几極
宋杏詩

人
象竜蹴蹈 象竜維摩経
村講云道契字平穏論傾字充妙也傾執拗夫者情コハナル者ヲ云

作天平以主栄石

道契忠宣 忠宣者范文正公子純仁也浮山遠録
公自称栄石野人初應鉢州太守與

国寺請説法為有念之嗣次住始蘊天平山云云僧宝傳才十七
拙菴集有蘊州府天平山白雲禅師重興之碑云云

闢半山以居雲菴　論傾介甫

ヲ見下明雪窓疏注　方輿勝覧云
半山寺今名保寧寺即荊公
故宅自東門往蔣山至此半道故以為名
蒲室製裒穎中山住天平杭諸山疏序云平江天平寺乃宋宰相范忠宣公継其父文
正公之志依祖塚義荘之間創仁祠請於朝額曰天平白雲禅寺東坡蘊公摩
浮山遠公開山
印月江跋痴絶赴法華偈云王荊公以半山請真浄開山范忠宣公以天平請浮
山圓鑑開山趙東尹以法華請老痴絶開山皆一時言矣　浮山東坡代小隱其
詩見中山疏下
雲菴爵主以師道行聞神考詔賜号真浄云云張丞相過廬山見師康強盡礼
力致之以居泐潭俄退居雲菴云云詳見文字禅雲菴真浄和尚行状
僧宝傳真浄文章東遊三呉至金陵特爵王食宮使禄居定林聞師至倒
屣出迎王問諸経皆首標時処円覚経独不然何也師曰頓乗所演直示衆生
日用現前不属今古只今老僧与相公同入大光明蔵游戯三昧互為賓主非干時
処又問経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覚而圭峰以證為具訳謂者之訛如何対曰圓覚
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此
与皆證圓覚之意同蓋衆生現行无明即是如来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
爵主大悦称賞者累日施其第為寺以延師為開山第一祖　蒲云天平半山一対

人皆蒙頭今用于未聯此无愧字結之蓋諸山所勧之語也妙哉

廃幾無愧

蒲講云廃幾二字系于有光

乃亦有光

書泰誓曰于烏有光詩曰監亦有光
請両祖而闢山福原則諸山亦有光輝也
芽村曰奉天平半山一様故言又廃花字続成而以乃亦字福源甚玄妙也愚按
光字充于諸山耶
蒲講云福源光輝及于諸山乎又曰若言平山无愧柴
石雲菴則似有愧此一對諸山辞也平山愧忠宣不甫

悦　乞号　住普福教寺諸山疏

芽講云普福何州悦天台宗也此疏七對甚有法度悦者教者也
鏡曰悦字下黒而温減者以非其人削之乎或云出世之後遠勅命者皆削其名
蒲講云悦公二字乎且有其号而乞乎　樵講云罪人削官若名其名削一
字罪深者削二字

瓜瓞綿綿　肇跡天台之裔

詩緜緜瓜瓞民之初生注綿綿不絶貌大曰瓜小曰瓞

棣萼韡韡　相輝霊竺之間

詩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注韡韡音偉盛也光明也唐
本栄於宮西南置楼其西書曰花萼相輝之楼南曰勤政務本之楼詳見譲皇帝列
傳才六　勝覧云吴隠天竺両山由一門而入又云中天竺在二竺之間故詩吴隠前

天竺後两淵春宗一昊鷲鳥或云昊竺指昊鷲鳥山之天竺也非細昊隱与天竺
矣　村講云綿々韓之㐫由点也宗派連綿如瓜蔓長裔者衣之末也台宗之
中恍公法眷最盛瓜瓞想言台宗一派棣蕚専言恍公法眷昊竺乃昊隱与天竺
也以两山對一山大手筆有何害哉昊鷲鳥山之天竺也非也肇跡之点也義則肇
跡天台之裔此点可也言智者肇跡于天台之子孫也虽然肇跡之点可也
言為天台之裔者諸刹肇多矣猶天竜派下有普明國師也　兼講天英本肇跡天台之裔
信仲相輝之点非也村菴相輝之点可也
相輝昊竺之间盖鏡点乎又非
瓜瓞毛詩十六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緜々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之傳興也
綿々瓜紹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箋云瓜之本実継先歳之
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緜々然若将无長大時興者喩后稷乃帝嚳之胄封於
邰其後公刘失職迁于豳居沮漆之地歴世緜々然至大王而徳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
業故本训之興云土旧漆也互注瓞旧萠又韓（周也）
棣蕚毛詩弟九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常棣之華鄂
不韡々毛詩傳曰韡々光明也箋云承華者曰
鄂不當作拊々鄂是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々然盛興者喩弟以敬事兄々以
栄覆弟恩義之顕亦韡々然古者聲不拊同呉互注鄂五各反不方九反拊方于反
韡韋鬼反常棣之也本或作常移之以文及是另反接介雅云唐棣移常棣之作
移者亦不拊不音如字又芳孚反二壱相近也拊亦作跗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詩周常棣之言為今也箋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

棣華鄂説也如此則人之恩親无如兄弟之最厚　幻伊瓜瓞棣蕚用周詩對周詩
其法甚嚴如荊公所以僧人語對僧人語也王荊公七言林詩話荊公詩用法甚嚴尤
精於對偶常云用人語止可以僧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緑遶
两山排闥送青来之類皆僧人語也此法唯公用之不覚其拘窘卑凡

尚其智者一宗　傳灯廿七天台修禅寺智者禅師智顗荊州華容人也姓陳
氏云々及隋煬帝請師受菩薩戒為帝立名号總持帝
乃号師為智者大師门人灌頂日記万言而編結之総目為天台教別即分諸部
類歴代付授感于江断

不墜佛光三世　佛祖統紀巻十七北峯宗印法師嗣市雲元粹法師佛光
法照法師日本俊芿法師（泉涌寺開山也）咲隠代佛智師作万寿山塔銘
云予景定咸淳間与工山往来淛東西特上竺佛光以齒真位望高一世猶降己与交之
幻案蒲室所稱佛光大師名志徳号雲岩為慈恩宗　兼講芽蒲室集有佛光大
師塔銘別人也他宗也　兼講云万寿山塔銘所載佛光此所稱其人也
尚如此点則智者一宗今日尚存尚者　村
久之義也　幻伊万寿山塔銘所稱佛光恐非市雲之子　尚　白　尚

其材堪治劇　僧史有治劇之才近莱陽令又張敞請治劇郡
村講云治劇ハムツカシイ処ニサバクト云ノ指敍指其敍處也学有所本之

学有指帰　本邁撮其指敍郭璞介雅序夫介雅者所以通詁訓之
指敍也刑昺疏指敍即指意敍郷也
幻裡指敍如刑昺疏云意旨所敍也

大小部非篆刻雕虫 教有大乗小乗 楊子方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為也注其文雕刻非法度所存

運甓在外 晋陶侃字士行為廣州史在州无事輙朝運百甓於斎外暮運於斎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尒優逸恐不堪其事勵力志勤皆此類也

如之類居士語采運甓者必在甓外若在甓中不已運甓 村抑此句用陶侃字取如之義

芽講曰篆刻者飾也雕虫乃山竜華虫衣服之文也虫雉也予抑日本所来盒香合剔紅堆紅雕虫者竜鳳之類篆刻ハシリイ之甓領同 註郭曰瓶与甕同

村講云篆刻雕虫抑文字也大小部立文字不即文字如運甕甓者在甕外蓋道在文字外也 茅講云村用如之采予抑用陶侃傳亦可也究之大小部不即文字致其力者如陶侃運甓於斎外也

異同説無堅石白馬

立的求中 異同説言教相也

○荘子斉物論曰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疏曰即公孫竜守白馬論也弟子堅執守白馬論眩惑世間鳥宏辯如流終有言而无理 林曰堅白注家以為堅石白馬之弁蓋曰堅則為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為馬言白不必言馬亦猶黄馬驪牛三也 騈拇篇云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天地篇云離堅白若縣寓

○荀子脩身篇云夫堅白同異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注此言公孫竜恵施之由説矣理不可為法也堅白即離堅白也公孫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抑目視石但見白不知其堅則抑之白石手触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抑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司馬彪曰堅石非石白馬非馬也同異者同之者異之又荘子秋水篇云公孫竜曰合異同離堅白文徳充符篇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林曰弁之名也 村抑希逸指司馬彪為注家也楊子立義以為的未達詢道求中

荘子天下篇黄馬驪牛三林注馬牛二体也黄驪色也以二体与色並言則抑之三黄驪二色也馬牛皆体也二色附於体而見則為三也 呉同村講云曰堅則為石曰白則為馬之与白一耶堅与石同耶是異同論也 異同説不随異同之的求中道也

斉物論 注曰並寓言曰堅白抑六国時公孫竜著守白馬論其義疾時君督蔽不知求賢選能也白者馬之色而已当知求其体之善為可白即執守白馬之義昧終則終於弗語故引此以諭人也

斉物日抄公孫竜者戦国時无稽之辯九流中所抑名家以正名為説者也其畧有四一曰白馬非馬抑白所以名色馬所以名形色之非形也二其四曰堅白石抑目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手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堅与白為二物其无稽如此

史記蘇秦傳注竜泉水淬刀剣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黄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 弁之曰白所以為堅黄所以為不利

立的楊子脩身篇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秘曰矯思猶正思也説文云矯揉箭箝也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之心中矣注无敵於天下秘曰言是得其宜之抑義言脩

身正思定而後楽倶中道之宜莫定也○先日中丁仲叉

側傾四座之河懸　手付云聽鄭家語如懸河瀉水
村講云側耳於肆辯如懸河群仙風御言入寺戒言整法
側傾白　村　懸水也
箋講云河懸風御請法句也河懸結大小部矣同説風御起丹丘芝阜

佇戒群仙之風御　御与馭同振法之

鳳翔千仞（八尺或七尺八）**眷丹丘之可忘**　賈誼弔屈原賦鳳凰翔千仞覧徳輝而下也山海経丹穴之山有鳥名曰九包
鳳　孫綽天台賦仍羽人於丹丘

鶴鳴九皐　覧芝阜而来下　詩鶴鳴篇云鶴鳴九皐声聞于天
箋云天喩高遠也○鮑照舞鶴賦
云朝戯於芝田夕飲乎瑶池　善曰十洲記鍾山在北海之子地仙家数十万耕田種芝草
課計頃畝　扬云阜当指普福之山也　村押山句有覧徳輝而下之語勢
茅村曰丹丘不忘者非居天台芝阜普福也鳳翔今日臨普福也鶴鳴者亦来在
沢深処而今来至見甚妙
箋講云九皐云鳳翔言非居丹丘雀鳴今下芝阜　村云此一対上下錯綜翔千仞言
普福丹丘言天台鳴九皐言此年住処与丹丘同芝阜言普福芝阜即芝田也鳳翔
言今日瑞世光輝無不忘旧栖也

爰求隣好　幼押襄十年傍杜預注無之
茅村曰載書之載杜注不見也季載云与大夫設盟為盟載之
書曰之　襄十年傳林堯叟云為盟而載之書

尚徴載書　左氏襄十年為載書　杜注載盟辞也盟者書其辞於策殺
牲取血加書於上而埋之押之載書
箋講云尚字言春秋之後重徴載書曰一義尚作冀之訓
村講云徴之
幼押尚字如前義之点則有一義乎言不啻求隣好更徴盟辞

笠源和尚住崑山薦厳杭諸山疏

本録作笠元

崑山在蘇州平江路東禅薦厳禅寺
続伝灯才五巻台州紫籜笠源妙道禅師至首王謁横川与語契合川曰道
侍者再来人也由是名動叢林至元己丑秋教都綂起師出世邑之慈源近居紫
籜有以師名聞于仁宗特旨住黄岩鴻福号定恵円明禅師続而蘇之諸山
諷大府請住崑山薦厳法席鼎盛師晩年既休于紫籜不出山十有四年乃自
号東海蕃翁至正甲申師年八十有八門人散所宅山期以九十会日慶師聞之曰我
不過明年正月半明年正月十二日忽誡冬徒曰吾明年行矣宜各努力
○続伝灯四首王横川如珙禅師初見石田於霊隠及痾絶至猶当従之然終疑
碍死人関天目居太白住投以疑目挙南山筆筍東海鳥賊師擬答目折之師忽
有省至元十年有旨授師育王為蔵宅寺側白山庵
○山菴雑録笠元先師老年閑居天台紫籜山策来学不倦嘗注傚頌須言理
言理倶到譬言如斤斫索両股緊綫不同則不堪矣大川和尚作蜘蛛頌固好但其

中三字於理固无害於文則不然其頌云一絲掛得虛空住百億絲頭殺氣生
上下四圍羅織了待无漏網話方行末後三字於蜘蛛却无交涉又題出山相云
竜姿鳳質出王宮垢面灰頭下雪峯拈言願欲究窮諸有海不知諸有死所窮
以雪峯易雪山拘韻耳而此地有雪峯其名死頭似覺有妨哉以不能也又云虛舟
住金山雪上堂云一夜江風攪玉塵孤峯不白輕精神徒空放下從空看徹骨寒
未有死人学者争伊虛舟死不識古人古頭落処而学者又隨例顛倒因
叩其所以師乃云古人伊處千山白甚孤峯不白此是一轉語而虛舟以為孤峯
実不白誤矣又云大凡入院佛事雖得精妙者蓋作者多故也東岭住淨慈山
門佛事云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咬大虫蛇呑鼈鼻且移他処用不
得竹泉住中竺佛殿佛事又云撥塵不見佛誰知佛亦是塵罕逢穿耳客
多遇刻舟人甚有体裁学者可為法 ○東禪摩儼今日摩儼寺大常博士
柳貫序笑元禪師語录云若東禪笑元道出又舟山之鳳而庭陛汗血之駒也
四坐道場垂五十年

宗倡之濫久矣

倡唱同韻書導也發歌也監叨也僭也

追此菴出

横川塔曰此菴見于至元隱行実語录有此菴歌其畧曰五台结（幻住塔記也非行実）
不壞此菴寄殘影有同此庵壞不壞一語發出甚奇怪隨它口下巻
不壞凡屬形相皆是壞為甚此庵却不壞六窓俱透无一物常光无内亦无外
劫火洞然大千壞吾結此菴寘不壞云云
宗倡之濫幻安黄僭笑元塔銘云當宗之季宗唱益濫横川固多権陷廓之

切然微師亦元熄矣 幻案至天隱牧潛集横川和尚塔記云師疾宗倡之
濫古歸音瘖樂於可不可白黑无所諱為提拈發未必崖僅標立勢特起以駭於
古不少牽避於俗好惡其辯彊自勝若此然乎人語嗔吻促刺不敢出視之窒息
人也其蓄衆慈以誠不為術勒威控之術或面諍抗倔不運不運旁聽背憒師
終无所罪更枚拭進使之不以忤己為衒人始嫌其不威久而懷之
幻案横川𣏾霞峙道貫制衣江湖疏序曰至元二十年三月念六日都総摂自燕京
遣僧使持劄至温州雁蕩山放牧寮請師住持明州阿育王山 幻迪牧潛集
横川塔記曰至元二十年授育王綸傳灯曰十年蓋塔記可也六年乃退至元二
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化也 牧潛集横川塔記至元二十年忽有旨授師育王廣
利禪寺師愕眙伊非己疑拒累月乃受蓋有奏于上者而不以告其近能
仁亦然自公選道廣位以求得惟師皆自至時論衆之也云云凡六年乃退前
退之也為蔵定寺側曰此庵将没造日吾且日行矣斂坐書所以訣衆者化年
六十八

如朱絃独奏淫哇俱廢

礼記楽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唱而三
歎有遺音者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
絃練朱絃練則声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声遅也倡發歌句也三嘆
三人從嘆之耳
○淫哇揚子法言又班固荅賓戲注李奇曰淫繩不正也開曰邪音也
揚子吾子篇或問交五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注中正
者宮商温雅也多蛙者淫声繁越也光曰哇烏瓜反哇以喻奇僻之論班固荅賓戲云

夫啾𡿺投曲感耳之声合之律度淫鼃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鼃
不正之音也師古曰啾𡿺小声而𡿺也投曲趣合屈曲也感耳動應衆庶之
耳也並而不合律度君子聽也淫鼃非正之声也不理鼃黽之鳴也章昭曰若鼃黽
之声也　韻會哇通作鼃漢書王莽贊紫色鼃声顔注云鼃邪也又六樂之
淫声近世学者誤為鼃之鳴失其義矣
蛙龍文本作鼃亦作鼃　班之桓帝初京師童謡云車班之入河間言上將
崩乘轝班之入河間迎昊車班之分散也杜註齊紈曾縞車班之　村講云班之猶
書注明白言歷之也　萬講云班之言法道的傳明白也或云班之有之者住
之義也今不用之言雖有嗣此庵法歷之明白者未曽住大刹賓諸山所塊也
班之幼俚分散義亦可乎嗣此庵世者分散雖多未曽請之居廣席蓋諸山所塊
也臣俚此庵法嗣多矣原在其中續傳灯所載此庵法嗣道全東茂古林思斷江
易南隠袁楠也嗣其世此點乎

是有功輔教者也雖嗣其世班之而無以廣席居之吾儕無愧乎

笑隠嗣此庵之世也三十年為一世又一代為一世又父子相代為一世班之漢書
注明白左傳宣十一年五月小人　○言不慚於大方者吾輩諸山之咎也

游乎重玄

文選重玄匪奥九地匪沉注玄理也上句有重玄字下句回發匪
極于奥之語

其粋英衆妙

粋純也
○老子經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粋　白　モツハラニス

萬僧塔銘蕰爲无厳東臨定无疑滞每恨学者漁獵文字不已妙悟深錐痛抑
俾返于正　粋英韻會直與白粋易純粋精也前漢書誼傳粋於群下蕭林曰粋
純也言執志在群下　村講云粋純也粋取衆也粋粋乎　韻會奏句粋祖
外切今雅序會粋旧説庵書粋其行直又日句粋臟没切稀粋未秀取衆向上良
今雅序之云　萬講重玄隠而不發衆妙發而見
十為文惠君解牛云彼節者有間而刃又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間恢之乎其於遊
刃必有餘地矣　萬云游心之双於玄又玄　幼俚游刃言探賾
善其機　萬云識学者機又宗師機也　幼謂不啻會諸佛機且具足祖師機関
極奥内也善機外也　匪極　蒲芽曰禅者曰機教者曰智奥字系玄機字系
妙善其機俾説法利生也

匪極于奥益善其機

十七祖僧伽難提見一童子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之
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之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之耳
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云云
幼案宋記多之益善

弘道三十年猶河潤雨施

河潤莊子列禦寇雨施易乾卦　莊子列禦寇篇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　林注河潤九里以比喻其
漢武紀詔河潤九里
幼俚柳貫序云壽五十年此云三
十年蓋柳貫序係蔵之後
沢及人之廣也
易乾卦彖辞雲行雨施　施去声
論語衛霊公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

自浮山得旨還已遯跡　笠元浮山鳴福禪寺語录師二月初六日開堂棒聖旨示衆云云勝覧浮山在台州黃岩縣

幻案勝覧台州郡元之　得旨村講云旨者綸旨也袒在黃岩鳴福賜禪師号也　自浮山萬僧塔銘云云寧海人俗姓陳云云至元己丑秋教郡招起師出世于鄉邑之慈源云云居六年華其寺大完云云仙居之紫籜寺久廢道俗交言非師莫己振起之更閱云云居五年而棟宇一新云云仁宋朝有以師名上聞者被旨住黃岩之鳴福禪寺号定惠圓明禪師云云延祐丙辰忽有不適於意者亟引去他一昔年寺丙咸多々師弃之己而部使者俾有司迫之还山師不杀也尋遁去往拜横川塔於育王省巖師於六和巖師死之於白貴庵會平江之薦嚴虚席云云

笠元四會录台州紫籜廣慶寺語录末云皇慶二年癸丑正月欽奉聖改住本路黃岩州浮山鳴福禪寺謝恩畢陞座云云特蒙聖詔改浮山法窟賜定惠圓明禪師恩寵貪道人实逾素分云云浮山鳴福禪寺後录師二月初六日開堂棒聖旨示衆云寺居北幽須令住山与昔吳龍馬峯付囑同一真旨童光恵全永住世間

自浮山得旨　幻得自得浮山旨也旧点非歟

苐化止鄉閭而未浹其東西州　浙東七州浙西八州　一句浹即恢也説文洽也徹也廣也　浹韻會葉通也挿白浹洽周偏也

蘓州崑山屬浙西東在崑山也

村講其字指台州言浮山以東以西即浙東浙西也

春梧紅梩春年宿德乎

推茲東禪代有耆德毋曰淹留廢乃序遷　序遷先住小刹後住大刹是序遷也

柳韓文有東西州之語可考

村講云東禪蓋為小刹世之有寺

芽曰毋曰淹留言不可淹留聊且遷耳德不可輕棄况非可淹留必從此外矣

夫身之謟信道之隆污系之尚言不若自信致知猶能力行　大學致知在致推極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无不盡也格物在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処无不到也又在格物為知之始致知為知之極

隆污廣絶交論竜驤蠖屈從道之隆污　污韻會遇勻小池為污

謟信村白　系之

芽村曰尚言之句雖解以六言誌之可殺古者以六言連成下句制裘辞不穏耳致知之下江西所語村云張九成与同輩論之ム唯知為格物不知其為物格大恵聽之曰本宋過眞州之日見先主盃像甚惡之俾断像頭而其人在浙西頭落是物格也　村講云尚言者小杜賦阿房也自信者高斯軍諫阿房也又云永羅源疏道在致知而力行由是則尚言以下六言句也　尚言不若自信致知一力行二字鏡点也　不若自信致知一本点　幻謂用字連于行字亦可殺夫字以下皆語執簡以下三句四字緊系也行用二字用則行義也又理作以字訓充宮手薦田住栖貝冗用輯同盟敢忘旧交盖以用二字其義通也

村講云致知理也格物事也本宋眞州守盃像之頭其人頭落格物也

諡白スコステハナキ也矣言也

用執簡以告誠浮于礼無溢其辞　執簡以告左傳襄二十五年　南史氏執簡以往

礼記食浮於人礼記義記曰耻名之浮行也注在上曰浮韻會先取曰浮之溢

莊子人間世曰夫兩喜以多溢美之言兩怒以多溢惡之言　凡溢過當也

茅村曰誠內也禮外也　茅云制表疏勸駕禮也心所渇望誠也其誠雖以辞抒

菩提寺孫公住上虞資聖寺杭諸山疏

九對才五六對連用過句不可効之　菩提寺在杭州西湖　上虞浙東越州縣名

茅講云孫公律僧而无別号耶　北礀文集有西菩提東菩提二寺

幼使先是連用過句頗多懶堂未曾使不可郊之況有可為法語乎至此曰不可

効之未詳

昔波離之創律

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優婆離尊者於世尊滅後集四部衆結集毘尼藏

法苑珠林巻二十五分別功德論第八論云所以称優婆離律第一者是五百釈子剃髮師之優婆離自從佛受戒已

未來曾犯如毫氂故称持律第一文世尊云汝眞持律以律付汝勿令漏失云云

易繫辭下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云云　易正義曰仰則觀象

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者言取象大也觀鳥獸之文与地之宜者取象細也大之与細則

无所不包也地之宜者若周禮五土動物植物各有所宜是也又曰近取諸身者若耳

目鼻口屬是也遠取諸物者若雷風山澤之類是也舉遠近則万事在其中矣

茅講云遠取〻〻八字倒用本語蓋依壱律欲後人可効之　周易大全本義荀

九家有為鼻為虎為狐注陳安卿說麻衣易以艮為鼻朱子曰鼻者面之山晉

管輅已如此說　易互注坎為耳离為目艮為鼻兑為口震象雷巽象風

艮象山兑象澤

追眞悟之起宗

茅曰眞悟南山四百年後出也

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大智律師元照作資持記　此用允堪一人之事

統紀允堪慶曆間主錢塘西湖菩提寺撰會正記以釈南山之抄

南山塗照大律師道宣作戒疏羯磨疏事抄弘四分律流通逾四百歲釈義近

六十家於中大照慶律師允堪作會正記独為盡理最後靈芝大智元照以法

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与會正師殊途同歸推明南山之意而上合於佛制自

是會正資持又分宗於律矣如析金杖不失金体无作戒作果可分耶　繫年錄

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

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注反行也宜圜曲行也宜方

泊川集末宗住宣化諸山皁掌為傑紆餘為妍喜見風流藉甚周旋中規折還

中矩故知操履恪如泊川疏有力探大智之玄宗自必律宗欤

欲會殊而歸正

言眞悟作會正記

村講云東坡觀魚臺詩若信万殊歸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魚今用坡語勢乎

寧枉道以從人

論語柳下惠云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茅講會殊結眞悟枉道結彼當從人改事作從妙哉

其

辨析錙銖 抄云析分也前會銖注曰十黍為累十累為銖文
八銖為錙

学包同異 村講云律以辨為尊第講云上句言細下句言太同異也
言之佛者皆同莊老孔孟異也細分之諸部之律皆同其中
分華嚴律天台律也 紉紳同異言彌沙塞部曇無德部僧祇律十誦律四分律
五分律

制有常度 嚴如法家者流 律之制有常法度其禁嚴如法
家者流也

○古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礼制 其所長者也其書凡百
一十七篇 ○班固九流曰法家明賞敕法以助礼制也
○東坡答張嘉文書曰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在明識其妙用然
不肯尽談徹見端兆殺使学者自見之集四十

亨豈空言 聞諸副墨之子 宗鏡曰經有佛說有俗說也一切不思議
經者維摩所說也到律部則除佛說之
外未之有故云亨豈空言又云佛說在文字上其理不相遠也
空言見命書 ○莊子大宗師曰聞諸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
疏諸之也副之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臣生 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
因筌而得亦因教而明故因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且教從理生故称
為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副墨 林注副墨文字也曰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
曰副墨歟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於子

生孫故下子孫兩字

克明授受 尚書康誥曰克明惪 堯典曰克明峻惪又見大学
村講云明授受善師承者律也明授受結上一對善師承
起下一對也

益善師承 史記韓信傳多々益善 芽村曰師承字下有不避親
嫌字師薦之資至邪又朝廷有親黨邪

至公不避親嫌 左傳襄三年左傳襄三祈奚請老注左致仕晉侯問
嗣乎注嗣續其戰者称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解狐卒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許祈奚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子伯華之君子謂祈奚於是乎能舉善矣称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
舉其偏不為黨注偏屬也 礼記儒行篇儒有内称不避親外舉不辟
怨至注怨於元反又於願反 張蘊古大宝箴大明無私照至公无私親

大用寧存化跡 大用第講云大用无跡猶後本帝紀元可書之功
紉紳不存化迹者不滯一処故下有東游西望語

東游禹穴 旧時石室烟雲 禹穴在上虞縣之浙東之地
○司馬遷傳曰探禹穴究九疑注 張晏曰
禹烟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曰禹入此穴 ○梁高僧傳曰法恵宋大
明之末東游禹穴 ○子長自序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按石室
金匱皆国家蔵書之処 ○南越志曰高要石室自生风相南北二门状如人
物 石室會稽志射的山旧經太山西石室乃仙人射堂也東

峯上有射的遥望山壁有白真如射侯其石室深可二丈又見勝覧　幼紳不
必指射堂石室唯紳爲窟耳一李部試石室烟極古桂秋臣门高雪女兀室丈無先
自生風烟四字　集講云石室烟雲形如爲刑村云詣吾朝伊勢神廟則遂
神代之初也

西望藕堤　孫童玉臺風月

徐十夔鉊豊集桌行宮在杭
州鳳凰山下即唐以来州治也

苑圃凡五也聚景玉津富景翠芳玉壺之在錢塘门外
○蔣溪苻露集起然忽自苕溪出浙还南岳試海隅相識　咲談餘清景同趣在
玉臺方作吴山栖小嶺又随苕州出東呉處贊白雪鶖裏老脱手青春入咲
吁懸想它年衛岳寺兩窓相對話西湖又懐廊並兄私永懐西湖上絶景
玉湖明　○汝霖云西湖有累塼如壺者曰玉臺
幼紳家智天童語录虚明塼践兮風月一臺多冷轉身兮雪雲万丈
村講云孫曽居西湖故自爲完望藕堤蓋憶旧遊地也西湖可愛就中最可珍
童者玉臺園風月也
翰苑新書元祐間藕子瞻吉築堤湖上自孤山抵北山夾道植柳林中榜曰藕公堤
章子厚記夫面長虹一綫痕直通南北两山春後呂惠卿奏毀之乾道作新
堤自南山浄慈寺前直抵北山分爲兩遊人大舟不巳處於北山緒與中始
造二高橋出北山處於大佛頭舟行往来始无碍或云望藕堤者望原
公今従菩提寺来蓋爲玉臺風月尚堪孫童况其人乎
玉臺揔李惠中之郞廻丈曰延平如氷壺秋月瑩徹无瑕

非旅進而旅退

礼記樂記曰今夫古楽進旅退旅和正以廣注旅猶倶
也倶進倶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充萬壹也韓文旅進
旅退　非旅村講云人ニチシシテハナイソ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此句ハアサクト
心得タチヨキ也

惟一弛而一張

礼記雜記下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
絶其力久弛之則失其体。音義弛尸是切
来往上唐天進也張也而非与衆進退独得弛張全宜也
○或人管見居菩提寺退也弛也
芥曰弛張或住山或不住山也

歃上坡先下坡　少迮脩歩

李宗諤先公談苑云唐諫議大夫班
書舎人有自它官爲諫議者班給舎上一迮爲給事中舎迮爲中
言迮給舎班後在下也或人管見云下坡者資望乃小刹也上坡者言更可
進歩於巨刹也　上坡幼紳山谷十四次韻石七十云且喜龔鄭冠豸又聞張
董上坡又十六次韻高子勉君不居郎省还應上諫坡　作副臣引談苑上坡謂
爲諫議下坡言罷諫議迮給合坡字指諫議今蒲室之語勢言欲自諫
坡到其上者先下諫坡也上坡之上字指給舎等又紳欲先二字蒲室新加之
然則其義不同吾語可知上坡言迮給舎不屬諫議下坡言諫坡也今
借用言欲迮大刹而先下小刹也　幼紳欲先二字蒲室加之我君二字
及左傳用之蓋擬山谷不必用乎我北言杭東北海越屬南海諸山与資聖南

北魚隔寘接其書音

我北海君南海　尚接嗣音　左傳僖四年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与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渉吾地也

○此寄黄先復訊我居北海君南海之南海字翻出處杭在北越在南

○詩子衿篇云子寧不嗣音　毛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絃之舞之

箋云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己

嗣音用毛詩箋注又岑參寄東仲訊関寒寒雪欵嗣音燕雁拂天河鯉沉

紉紳如村点則嗣音屬孫公接屬諸山

範準堂住台州法輪諸山疏

此疏十對八字称元邑律範嗣晦机住法輪

虎丘直下諸師　孰承重寄　上句雖解或曰準堂初為日東岩弟子故云介是自大恵派之人相問之語也

閩海素称多士　孰望當仁　準堂閩人也　尚書肆介多士　杜詩因移士賢良後元人　論語當仁不讓於師

準堂嗣東岩耶嗣晦机耶未詳若嗣東岩則虎丘直下元疑若嗣晦机則虎丘字恐誤

葉講云村云準堂初為日東岩弟子後嗣晦机乎

日東岩嗣恵西岩之嗣範元準　西山宗派図日東岩弟子有十一人元範準堂晦机弟子有六人元範準堂

葉講云以準堂為虎丘派則言虎丘派下寄大法重任於一肩者何人哉閩海素人才今日後得此人當仁不讓者也又以準堂為大恵派則言準堂初為虎丘派然今為大恵派則虎丘派下承重寄者有元人耶自大恵派下同之閩海句同上

村講云虎丘派之義為優　　或云準堂先祖有住虎丘之人耶虎丘在蘇州号雲岩禅寺明教開山也

古今人物不殊　文選人道不殊　古今人物結閩海多士義林典禮結

義林典禮有在　虎丘諸師　左傳末典禮

其

正気無撓　八字称元声律　○禮記惟轅直且無撓

一節不移　葉講云一節不移者徹乎法源正気無撓者天地有杌動

玄解徹乎法源　村講云玄解悟入處也杌動黙タラキ也三昧也　渾然韻會渾全也又渾天器名蓋都舊傳云漢武帝時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定節一日圓則渾全也

杌動渾然天造　易屯卦彖曰雷雨之動満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早入圜應之室 氣貪万牛 準堂為日東岩受業才子 尸子曰虎豹之子雖未成文已有貪牛之氣 杜註小兒五歳氣食牛

睨登佛智之門 敲鷲脱兎 準堂後嗣晦梲 孫子九地篇云始如処女敵人開戸終如脱兎敵不及拒 芽村曰敲非佛智 村曰入室才子也登門未必才子而拔早与睨則雖睨而足之蓋但得鎚錬耶 脱兎九地篇魏武帝注欸戦之地有九 処女注処女示弱脱兎往疾也

十載屏陰之榻 抄云準堂久寓淨慈蒙堂寮淨慈有南屏峯

諸方席上之珎 礼記十九巻儒行篇哀公命以席注為孔子布席於堂与之坐也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珎以待聘注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尭舜之善道以待見問也大問曰聘 杜註由来席上珎

玉立清標 如衆峯之繞天柱 傳宗傳廿九大通善本禅師一傳日本玉立孤峻儼臨情衆如万山環天柱譲其高寒并精麁与众共之 晋書羊祜体儀玉立可以整肃朝廷 排列譙然抗節玉立不交於世植温厚之

圜應 日東岩也師早侍其會重裏也案中庵雜集云東岩江西人年八十一四歳挙住天童維特天童頽弛之餘師年老欲此童住不遑安処召其徒東圜慶三人而分命之 廣莱日東岩賛云房山高太白山高較圜應老人面

門皐孔猶太虚之一毫腥膻露兮蝼蟻旋蛾聚槌拂動兮鬼哭神号之之睨登 村講云準堂宗派圖以太恵派 萬講云唐本宗派口有之耶西山宗派口无之或曰早入圜應室則雖有貪牛之氣及睨登佛智門則鷲脱兎之敵也此戔非

十載 萬講云久居南屏之陰乞叓畢有閑暇也席上珎用杜註言座ノカサリテル人也 宗鏡曰日東岩住淨慈準堂從東岩而十載借榻屏陰也

席上珎 礼記新注日東氏曰席上之珎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学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之之

家語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珎以待聘王廣謀句觧言儒者在坐上如珎宝之貴以待人聘

玉立 萬講云一對衆席上珎言人物玉立衆皆仰之况肆辯瀾翻乎諸方推之為席上珎可知乎辯愈詣衡岳廟宿南岳寺題門楼詩須臾静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 湘中記又有数十峒最著七十二峯最大者五祝融紫蓋雲密石廩天柱

瀾翻肆辯 若万波之歛滄溟

雖公論係乎此行

而吾黨惜其遠去 諸山之語 雖公論 準堂今日出世云論所係也然諸山惜遠赴台州 明月村講云明月千里徑遠去丹山赤城在台州

天台同者明月隔者千里也吾所恋々人在丹丘赤城蓋世人雖到処也仙凡相
隔未知々何落葉空山徒諸山也若人遠去唯有妄庸諸山荒寒可知陽春
白雪知音アル者テモアラハヤサテハナミトセンノセメテノ意又猶モ疏シカイテニイラ
セウ可固諸山盟也尚字ハ不止而言尚々訓也一義云尚字乃庶幾々訓
也言雖草堂寄書疏於杭諸山以固宗盟則所希也尚々点也村云兮字嘆
息而曰嗚乎々意也　蕉講云明月落葉一聯隔句蒲室疏中氷一盤言策
也双桂師制衣由首座住福地国応寺疏云剡惟西州都会不愧東山勝遊福
地洞天駕馬言従赤松子殊方落日使人憶碧雲師毋但脩所頼隣庇桂師
袖此疏謁勝定国師以求指教勝定指福地殊方一聯云出自蒲室明月落
葉乎双桂語人云如此見テコソ　韻会兮句兮字注説文兮語有所
稽也从丂象気越兮也徐曰為有稽考未便言之言兮則語当駐之則気越
兮也増自歌辞也

明月千里　若人兮丹丘赤城　謝荘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
若人出命吾
〇天台山賦仍羽人於丹丘又赤城霞起以建標　〇誠斎山居記吾嘗仕于江西
章貢之墨幕矣又嘗寄会乩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岩
万岳至今皆在吾目中也

落葉空山　知音者陽春白雪　言知音者希也韋蘇州訪落
葉満空山何処尋行路文選四十
五巻宋玉対楚王問曰其為陽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過十数人

尚煩書疏　自諸山煩疏所以固盟也
以固宗盟　宗盟見凱南史諸山疏鼓勇士気鼎重宗盟之下

霊一源住鳳山資福寺杭諸山疏

此疏十一対蒙頭用四対起句用短対冗了而字故字非常法勿学之
鳳山在湖州此疏冒頭非常法　〇果一源嗣方山々嗣倫断橋
〇山庵雑録上云天暦間参一源果禅師于湖之鳳山因究趙州勘台山婆子
話不破一日侍次挙以問師々云我早年在台州瑞岩方山和尚会中充維
那介曾和以此公案山云果維那你下一転語看我当時随口便道尽大地
人元来者婆子何山云我則不然尽大地人元来趙州何我当時如饑得食
如病得汗自覚慶快乃云侍者你別下一転語看予当時打ケ問訊便行
乃記師初入院上堂挙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拈云世尊以是錯説文殊以是
錯伝新鳳山以是錯挙会広字経三写烏焉成馬其咒笔先師隠居六和
塔前之歎艶日宣政院挙許多長老惟鳳山較些子師寧海人住山雲峯
手度才子出世嗣方山為人慈忍有容提誨不勌示寂人識与不識无不嗟
悼　山庵雑録云予早年居鳳山択木寮飯後遺困与朋友擲選仏
図一源和尚聞之令浄頭送至偈云百千諸友及衆生休問図中強較量心即
当陽軽擲出堂々高坐宝光場須日請朝問許云吾人無前仏之工後生

筆忍得唐喪光陰之学臻先哲之語可弃案

蟠桃 愚案在方山會重裏司維那故有蟠桃之語乎應庵見虎丘作維那師聞作偈曰人言洞裏桃花嫩未必人間有此枝賠用之乎 薛荔椿与葛藤椿義同之 了庵偈曰珊瑚黄蠟小春風吹長葛藤椿同中自有不同意昨夜三更月到窓 文南堂観音賛曰絶壁春回薛荔椿滄海冥月輾珊瑚樹 寒華集昭東谷住禅興疏三千山之蟠桃一熟春子非屡五百年神山復開嘉期是應盖造物之有数虽毫髪而无差公其恵然吾待久矣 又竹鄕集正中住万寿疏蟠桃三千年明特献瑞古鏡照二百里举世称㫕盖相府之識鑒充私知宗師之道果既熟

芽講云此蒙頭捻論也村曰惟首疏蒙頭有二隔句者二章江西元之此疏以短句為蒙頭者二元俱死 一原方山嗣也雲峰受業弟子也

丞相銓衡至公

丞相 相講云丞相ハ宣政院也有在ハ此同評シイタソ 筆講云評公論之義今用之 文選陸士衡文賦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縄其必當注銓所以秤物衡平也

義林且評有在

後漢許劭字子将汝南平輿人初劭与従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郷黨人物毎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而法道非古

本白云而字為旁字 而法 筆講云虽有義林公論柰此法道非古况人物渺然元係丞相銓衡者乎

人物幾何

聯举三名 毎愧薫蕕之同器

聯名 筆云一源以前毎如此幸中ノ不然家語致思篇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之 顔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独无願乎對曰回聞薫蕕不同器而蔵堯桀不共国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之 筆講近年録三名献宣政院其中有賢不肖如薫蕕同器盖法道不古人物渺然故也今一原中其闡始分玉石也豈不且評有在法道後古哉幸中以下係一原闡中一原幸也故詢——重述薫蕕同器也举三名者非其人一人曰可一人曰不可今得一善尉塞請山

幸中一善 始別玉石之殊科

尚書火炎崑崗玉石俱焚

故詢衆之言常多異辞

清音 本白云故字以為旁字

独公之出大尉同志

清音

学臻先哲

奥也 筆講云学斉先哲也

宗鏡云学到先哲之

徳重宗門

某

惟卓識之不群　前漢書帝紀卓尒不群　○説文卓高也

惟鏡

矧師承之有自　有自村　ヨリトコロ鏡

茅講云径山五山第一如帝釈於六天独尊村講凌霄兼師兼有自〻語

蓋先人所憩也　茅曰凌霄蓋受業師高雲峰住径山又大恵住径

山雲峯大恵派又無準住径山方山无準派孰是

凌霄峰頂　如帝釋六欲天獨尊　径山有凌霄峯

○三界内欲界有六

天一四王須弥半腹二切利天須弥頂上帝釈所居三夜摩天四兜率天五

樂変化天六他化自在天是曰欲界六天皆淫睡食三欲有之故曰欲界

維摩径方便品若在帝釈〻〻中尊示現无常ヲ

六欲天浄名疏云帝釈是昔迦葉仏滅有一女人発心修塔後有三十二人發

心助修塔功徳為切利天主其助修者而輔臣若臣合之名三十三天

村講云用章号疏虎跑泉之下童字其裏中之後有文溪也

韻會椿株江切杙也韓文得斬拔杙与椿注橛杙也

薜茘椿頭　○見蟠桃三千年一實　薜茘椿在凡凡山也

○後用章作賜文溪

住杭州虎跑寺疏虎跑泉上童開耳露之門薜茘椿頭一現曇華之瑞

村按虎跑見傳灯八郎杭州大慈也疏又曰是寔裏中之旧化〻〻大慈寰

中性空禅師有虎跑泉之文　○南堂観音賛絶壁春回薜茘椿滄溟

月碾珊瑚樹又見東坡虎跑泉記　茅曰薜茘椿之不知之蓋在資

福耶又在大慈耶若在大慈則一源自大慈近資福也椿頭結桃実

也或〻薜茘椿未必一〻介未不出世〻〻体薜茘椿也以今日出世為

蟠桃一實也抑揚而言之可也　茅講云薜茘椿上結蟠桃実衲僧陷

句也久不出世而今住山如薜茘頭見蟠桃実一義云一源昔為大恵派如薜

茘椿今嗣无準派下方山出世如蟠桃一実也　幻〻古鏡堂泉方山和尚

忌拈香薜茘椿日炙風吹莧莱根撑腸柱腹又天童唯一比丘鏡堂系跡

日直得薜茘椿春回劫外莧莱根遍界流芳古鏡堂嗣宝方山幻〻唯一比

丘蓋一方堂欤道必一源法嗣也一環渓先輩欤

宗鏡曰六欲天喻径山為第一山也独尊〻一源在径山為第一座也或云一源五

代祖資福中興破菴塔在径山也言破庵坐断径山峯頂如帝釈於六天独

尊破庵行状云見住薜上径山〻〻又曰師道嘱欲弃骨山下主人石橋禅師

為建塔於凌霄峰別峯塔之右〻〻主人石橋云者蓋特為径山住持也

然則破庵上径山云者不必為住持也乘中亦无住径山之語或云薜茘杪所〻

上堂語乎言說破薜茘話頭聳動衆聴蓋如此宗師出與如蟠桃一熟

也幻〻村説可也　茅曰楊和王見仏祖通載明禅師行業記如空禅

師未審仏祖通載七卷〻宋孝宗隆興元年癸未詔蔣山大禅了明禅師継

席径山師秀州陸氏嗣大恵化揚和王始居荘田供衆山之収二万斛常住由

是豊足

顔彖阜之高風莫挽　明州彖山蓬萊乎蓋一源之所辞也

豈禺泉之芳澤無窮　資福有禺泉　無窮　村鏡

和主忠不謀身　九原可作　鳳山檀越乃和主也或云和主忠于佛法開山祖師乃如宝禅師楊和主

墳祠在資福世俗呼資福為楊墳

○礼記檀弓趙文子与叔誉観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与帰叔誉曰其陽処父乎文子曰我則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註武子士會也不遺其友晋人謂文子知人

破菴位弗称徳　五世其昌　破菴為資福中興開山為資福顕忠単帯後住臥竜破菴行状云昭慶禅寺嗣法宗性編　會楊和主府以鳳山資福延師師以年高元住意而学者強之居元何即辞上任山見破菴眾末　東坡三槐堂銘序曰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立朝事仁宗皇帝入侍從将師三十餘年位不満其徳哉

○在荘廿二年傳曰有媯之後将育于姜五世其昌注媯陳姓姜斉姓

五世破菴元準断橋市山一原五世其昌者芳沢元窮也

幻住如宝顕忠一人乎両人乎両人則両開山乎　楊岐斎破菴眾序先

破菴老和尚九坐道場之幻住皆任小刹　苐請云湊雨岸薛荔

橋彖阜禺泉和主破菴毎句挙一古又続挙呼之日子跡而不用是續挙

問双桂云如此跡法如何双桂曰呼之字脚跡古人有此一体幻十九歳所侍苐庵講時記嵩牙餘論字脚字未詳

従此入室升堂　會吾先進苐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注外堂入室喩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学已造正大高明之域所未入精微之奥

従此苐講云一原在破庵派升方山堂入方山室赴資福開堂鳴鐘鼓

于以考鐘伐鼓　訓山有樞苐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也考　村

鳳凰毛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君子居高視下観可集止也喩賢者待礼乃行翔而後集也梧桐生者猶明君出生於朝陽者被温仁之気亦君徳也

鳳皇鳴矣梧桐生矣　幻住鳳凰梧桐剪裁二句故不日夜鶴而日暁猿

式歌招隠以同帰　資福有翔鳳山詩巻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求賢用吉士也

○王逸曰招隠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選劉安招隠士云王孫遊兮　王逸曰隠士遁世在山隠也不帰春草生兮萋萋之　王孫遊兮帰来　逸曰旅反旧邑入故宇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逸曰誠多患害雖隠処也

式歌苐云一句用式以二字後生不可效之

幻住蒲室住山日帰来同帰之帰亦此類也詳見帰歟故立下

暁猿鷲兮蕙帳空兮 萬講云諸山吉一源云招賢者可同歸隠千岡山亦自杭赴湖不可作移文

村講云歸去来也几几鳴梧桐生怨共可来歸也

雖欲移文而安敢 周顒字彦倫与孔稚圭同隠北山後顒出為海塩令欲過北山孔稚圭作移文云云

或曰一源自住山為較也言雖招隠士而不作移文也 芽曰同歸云云歸乃来也

或曰同趣也暁猿夜鶴之句今以自杭住湖杭諸山雖欲移文君子之徒見用而

不敢也杭与湖共淛西也 或伊雲岑峯才子嗣布山蓋有所含耶

有子有住本覚寺杭諸山疏

此疏十對有法度只八字称元声律 抄云子有嗣唯一岩虎岩玉山笙

西一岩皆出於虚舟之門下一岩独早世按宗派図子有嗣伊岩玉玉嗣痴鈍

穎穎嗣或庵仲仲嗣此庵元元嗣図悟然度虚舟之下無唯一岩

唯一岩住安吉常楽院疏在此蒲室集中本覚在嘉興府秀州号万寿山

續傳燈録度虚舟法嗣有唯一岩而有名无傳

蒲芽講云本覚欲乃庵所久居也子有一説元布袋之四世伊岩玉之子也一

説無山龍舟之四世唯一岩之子也合疏語者一岩也然子有与一岩同特一岩跡亦在

此集如何天然字元叟所書度虚舟塔銘元之然村庵引印月江曇芳舎利

賛哭之不可疑之 子有萬講云唐本宗派図子有嗣伊一岩玉日本

宗派図不載之

眷昔天然之門

惟一翁不展其用 虚舟之塔曰天然 ○瑞元叟作虚舟塔銘元天然之名虚舟之下元唯一岩村按印月江忠曇芳書

舎利賛云天然之孫天香之子又砥平石曇芳賛云父子不傳真秘訣凌霄

峯頂為天香蓋孫玉山塔曰天香也 芽村曰一岩出世非不展其用如何

愚萬伊安吉常楽蕞尓小刹非可伸展其用續傳灯不載寺名只書一岩

禅師耳村講云子有宗派并一翁畢竟不詳

萬請云唯一岩孫玉山同嗣虚舟 萬講云子有玉伊岩弟子図悟六世

惟肖本如此書之

萬講云一岩子有父子並化乎虚舟門下有一岩然唯住常楽小刹未展其用

今得子有大展其用猶若破菴住卧竜其宗未振遂待无準振起其宗也

有若之上舎子有二字譬言子有於无準

有若破菴之後 幻伊日本諱名彼邦不避故用有字古鏡堂疏亦不避古珠竜渕不避珠

待無準以起其宗 萬講云破庵未振其宗者一弛也无準起其宗者一張也人文如此天道亦有陰徳陽報一岩陰

徳也子有陽報也以一岩陰徳子有展其用故我以下一聯唯言子有出世也

揆之人文則一弛一張 礼記雑記云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求諸天道則有施有報

茅云施報一翁隠性以予有而陽報也

故我之屬望不淺

而公之責任非輕

某

機如轉丸　漢書梅福傳昔高祖納若不及從諫若轉丸　机如茅講云梅福傳若字今用如字如何村点偈成ゝ翻水言偈成者速翻也

偈成翻水　間成ゝ或云成ゝ翻水ゝ成者如翻水也注足ゝ寄崔某ゝ記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　東坡記機鋒不可触千偈如翻水

從分座中川風月　予有在江心万十山會裏分座或云伊岩會分座
○太白云温州十刹第六江心首座村案玉伊岩住江心中川即温州江心也
茅講云中川即温州江心也　茅講云中川經江心ゝ中川其義同也分座眼空以眼對座則蹉對也以空對座則假對也

已眼空四海蒙竜　坡記眼高四海空無人

魚云永嘉城中　衣錦行晝　永嘉温州也予有初住温州　小刹抄云予有永嘉人也
茅講云魚云先是住永嘉蕞寺譲衣錦栄不如抛本覚指揮万衲ゝ之趨
凡非住持則不可用此語館于吴隱蓮華堂義恐非耶　蓮華峯必在本覚也
眼空

幻或謂衣錦指在永嘉江心寺一山會下分座乎若然則万衲結

未若蓮華峰下　万衲趨風　抄云蓮華峰在吴隱後指石蓮華欤　又蓮華峰在本覚欤又
講云予有館于吴隱西方丈蓮華堂此非学者未集也又云杭州西天目大覚寺有蓮華峯　勝覧蓮華峯在廬山

僻歷嶮巇以至坦途　韓記近來自説尋坦途
茅日村講云歷字其字不對字誤耶不可為法

去其枝葉而存真實　涅槃經娑羅林中有一樹足一百年其樹皮膚枝葉悉皆脱落唯真実在
○會元五馬祖向藥山子見処近日作广生山云皮膚脱落尽唯有一真実
○前跳云脱皮膚独得真実従原委妙涉波瀾句法同也　茅日詞源説法也
茅講云予有平生多雑今住本覚而無立文也蓮華峰恐在本覚寺前歴ゝ到寺耶　其言句去枝葉而行履処存真実也

詞源袞々　家法得楊岐黄竜　隋太藝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　晋書張華讀史袞ゝ可听　又杜詩相逢袞ゝ相継ゝ意
○太白引慶元舟峰補僧宝傳五祖演賛云臨済七傳而得石霜圓ゝ之子一為積翠南一為楊岐會

笔勢翩〻　承詔入鴻臚白馬　東坡送李豸詩笔法翩〻疑可識　佛祖統紀才

二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土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
像達洛陽勅鴻臚寺安置永平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建寺以白
馬為名即漢土佛寺始也　○山菴上合尊大師者宋幻主濂國公也
即皈附大元薛禪皇帝命薙髮為僧帝師躬為摩頂授秘密
戒法精煉堅確已多應驗至英宗朝大師適與吟詠云寄語林和靖梅
開花度花黄金甚至上客先後得延家諜者以其詠意在諷勤江南人心聞〻
於上〻收斬〻白乳流溢上悔出内帑黄金為尼詔江南善書僧儒燕京
書大藏經庸助冥福首夏駕幸上都避暑中途遇弒新書經未及半藏
乃已山菴雜录云有予有中善書選奉詔書金字経
○漢書註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又漢西域白馬馱經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
名初置白馬寺今浮屠所居皆謂之寺亦以官府得名也又鴻臚官名百
官表典客更名大鴻臚　幻檢山菴雜录元予有中善書選宣我此疏
語勢必奉詔書金字経者也
茉講云詞源謂文章也今謂說法次存真実杜詩不天長江袞〻来予有的承
楊岐派旁参黄竜宗詞源可与僧宗傳雲門語句如何漢元極語併案孚
杜詩詞倒流三峡水　村講云承詔言予有善書詔書金字藏経
大元明藏楊岐山方會禅師〻初依慈明任南源師為輔弼不憚勤苦慈
明遷道吾石霜師俱自請為監院彦要論称善揆紙金衣入典金穀特〻出

惷語以咈其師慈明諸方傳以為當慈明飯罷必山行禅者问道多失
所在師闞其出未遠輒撾鼓集衆慈明遽还怒数〻曰少叢林莫而陞座
何得此規繩師徐對曰汾州晩参何為非規繩乎慈明无如〻何今叢林
三八念誦後参〻者其原也慈明近與化師辞还九峯萍实道人請住楊岐
特九峯勤公不知師鷲曰會監院亦已禅乎〻〻瞥曰楊岐在慈明特〻
出惷語以咈其師臨濟中興〻〻杭実本于此傳曰父子主恩楊岐真
報恩者哉自五宗〻分惟臨濟〻〻會班〻猶在雲門曹洞相卒皆
浸微慈明〻門又有楊岐黄竜二宗黄竜在當肌諸子号特盛楊岐
得人僅如祥麟一角矣如傳語臨濟者必指楊岐兒孫不知楊岐〻晏
自吾太慧而亡誰復報也僧問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便悠广
去肌如何開南長老此有過父祖〻作何以跂及寒青曰其提綱振領
太類雲門及勘衲僧又如南院真知言哉
同洪州黄竜慧南禅師〻受三角澄公旨次偕澄居泐潭与〻分座適
南昌悅公見〻皈卧欸曰南有道〻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与會遊西山
回夜語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〻後然法道異〻耳師問所
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点鉄作金澄公乃藥汞銀徒可玩入火即流
去師怒以枕投〻明日悅過謝曰雲門氣宇如王耳死語乎澄公以心
法受人死語也死語其已活人哉即背去師挽〻曰即如是誰可此意
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〻不宜後也師黙計〻曰此行脚
大事也悅嗣翠岩而使見石霜見〻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弁裝中塗

聞慈明不事々懪少叢林乃悔将无往留萍郷累日結伴自攸縣登
衡岳寓止福嚴老宿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掌記室泐潭同師
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師心喜且欲觀其人以驗
恍言慈明既至師望見心容俱粛聞其論多貶剝諸方而件々數為
邪解者所以泐潭密付之旨為之氣索而歸念恍平日之語翻然改
曰大丈夫心膂間其可自為疑碍乎趍詣慈明室曰惠南以闇短望道
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車然惟大慈更施法雨使盡餘疑慈明
咲曰書記領徒遊方名聞叢林藉有疑不以衰陋坐而商畧顧不可哉呼
侍者進榻而坐師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学雲門禅必善其旨
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于時應打不應打師曰應打慈明色壮而言聞
三頓棒声便是喫棒自旦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声亦應喫
棒々々何時是了師瞠目而却慈明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
拜師拜起慈明理前語曰既如汝會雲門意旨趙州嘗言臺山婆
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処看師面熱汗下不知答趍出明日詣之又
遭詬罵師慚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
咲曰是罵耶師於是黙契其旨ミミ賛曰積翠己佩泐潭左券雲峰一見
而使焚之俾見慈明南素孤高聞慈明之風中道而止適有福嚴幸
會發駕喜半之夜聞慈明呵斥諸方皆其所宝惜者竟久不寝黎明
入室遂為慈明所擒矣ミミ乃己證入過量黄竜頭角見於此矣常以佛
手驢脚生縁三轉語勘證学者當則鉀之黄竜三関有已裂終軍

之繻奴仵宋ム子関吏只貶得眼奚暇問可否哉験其得人皆一時大先
本色鉗鎚者也今若口々詞特其緒餘ゑ葺学者從是而入其殆
庶乎

備宝傳慈明賛曰有際天之雲濤乃可容吞舟之魚有九万里之風乃可
負垂天之翼三世如來之法印重任也豈尋常之材可荷擔乎余
觀慈明之英偉絶人之姿行不纏凡聖之言又談咲而起臨南於將仆
叱吒而死黄竜之倫心視其施為不見轍跡未三世而死為縄墨士談曰字
經三写烏焉成馬此言雖小可以喩大

丹峯慶老補僧宝傳五祖演賛曰浮南七傳而得石霜々々之子為積翠
南一為楊岐會南之施設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堕珥
随所探玉々駿々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以一二数也乃如玉人之治璠玙珷玞廢
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盖碧落碑无贋本也

茂苑智肱蘭亭曲解鳴胪即九寺之一也 。漢書云典客秦官也至武帝乃
更平呼鳴胪也韋昭曰鳴者大也胪陳序也欲大陳序所須以典四夷之客秦
漢之間遂以鳴胪寺延遠国之賓非独僧也

自尓鶚書之争聘 孔融薦禰衡表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豈為鵝湖而未敢 方輿勝覧鵝湖在嘉興又名南湖々草堂
記云携李沢譯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
尤大 春秋書定十四年於越敗呉於携李々々即嘉興也々々 本覚山門前有携

李亭　○筠溪牧潸集公安請秀州因明叟跣醮乾竜臯賦訖邀宿
月湫雲吸盡鵝湖披服露天光夜色。○鴛鴦湖在嘉興城西南三里
兩湖相對故名鴛央湖　杜注於越之国也ろ之携問李ハ吳郡嘉興縣南
醉李城

瞻ニ彼南山ニ　願ハ継ニ前人之芳躅ヲ　抄云先是某石自本覚迁浄
慈子有亦住本覚故云尓南
山即浄慈也
毛詩云瞻ニ彼洛ヲ矣維水泱々タリ又瞻ニ彼淇奧ヲ綠竹猗々タリ
茅曰自承詔以来天下鶻薵也豈独為鵝湖而已哉從此可迁大刹幻住此是与
村点處

會ニ于携ニ問スイ李ニ　敢テ招テ諸君ヲ而蒞ム盟ヲ　左国二年　曲礼下約信曰誓
涖ヲ牲曰盟　鄭注涖臨也坎用牲
臨而讀其盟書也重書　涖音利徐力二切又音類　韻會紙白嵩息委字
毋韻　趙嵩台耶都国武帝元鼎元年開始置郡国有崔岡水言越此水以
章休威也集句或作嵩　甬載十九祖元叔坐獄携問李住携問音醉地
名今嘉興
幻案左傳閔二年元蒞盟之字閔二年経冬斉高子来盟注盖高傒也
斉侯使来平魯乱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称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
鵝湖或云本覚山門前有携問李亭且後有一軒手軒三過堂也
南山盖卅父某石自本覚迁浄慈師亦住本覚宜継其芳躅迁南山之ニ卽

浄慈也某石嗣虚堂之ニ嗣運菴之ニ与礼滅翁為法眷子有滅翁三世也
茅講云旧抄非也某石嗣愚虚堂為松源四世也某石於子有同門前輩故慕
其所想今住本覚非愛鵝湖従此慕某石住浄慈
宗鏡或曰子有嘉興人也今為鶻書聘住本覚非以衣錦榮来飯鵝湖也
願継一先人指虚舟之ニ始住本覚故慕虚舟継其芳躅則可也願者諸山
勧其駕也欲令住浄慈者蓋應争聘字恐於本覚非本意乎
幻案虚舟某住半山寺靡苑寺白雲寺能仁寺中天竺寺景隠寺住山寺等
八名刹不住本覚也欽雪岩跡之曰八會某天台沙門元叟行端所述虚舟行
状云景定間大傳賈魏公以其名聞于上出補中天竺虚席六年會景隠
退耕寧公物故魏公後奏師継所統若其寺七年川會雲委法席号為甚
盛適有挟私忿致瘡痏於當軸者師即弃去不顧
慶虚舟某本覚虚堂嗣長老至上堂携問李亭前摩掲令満天和気之小
林春
出元四會某下巻。呑本覚運首座偈明朝只恐難為別携問李亭前落照
中